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報讎一

原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

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

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

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增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諧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繩息媯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媯歸生

堵款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為公

子別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乃謀弑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攸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伐伐莒莒子奔紀郭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葬

婦託於紀郭紡纆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緝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

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子橋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

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

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

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冰仲子雀者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贗知

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雀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

死成子雀之孝也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

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

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

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史記魏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

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

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筭數百下不服釋之

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筭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又秦孝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

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又魏相

魏齊嘗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

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閑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貨須

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

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雎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

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曄暝眦之怨必報

報讎乃為善遠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

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

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遺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

因把王袖而搤之袖絕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

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漢書藥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

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又孟錯為御史大夫使按表益受吳

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益益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

過召益益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

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

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

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疾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

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今為君計莫若條素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

尹公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原東觀漢記鄧曄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

害及子張病將終曄候子張視曄歎不能言曄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曄即將客遮讎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

報讎

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趙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賂寵寵貪之為盡殺寬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那有孝子為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怒其至孝欲

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緩欲走元自以為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又許

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虞

荔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為貢報讎射策中頰世說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

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乃成其讎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

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唐書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

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

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宋曹光實蜀夷人張忠樂葦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

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于全斌誓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又張浚送曲

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建隨冷獄吏繫維

之糊其口燭之以火而死宋帝熈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

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輜夫唱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

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縣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安即

廁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元阿合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為所殺十九年世

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詐稱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

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為天下除殘

耳原列女傳龐清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雖乃喜以為莫已報娥

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 又衛義姬者其夫有

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塔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塔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

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

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

家素富豐資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貫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

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

之以其首祭子家 補又維氏女玉為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

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鳩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給曰乞須晦日設祭
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蒼將孫高傳嬰等合謀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戶內使人召覽入將拜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縋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
為牙將 原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妻其女為中間父
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
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為義遂釋其夫 補唐史衛孝
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廷客長則
在坐無忌抵以臂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賈孝女濮州鄆城人
字碎金年十五父為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
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宇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
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

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戶拔劍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禽春黨數十皆抵死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絕程至闕下自狀陳冤昌齡乃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然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後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晉書鄧攸避賊舍己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絕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唐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卒明弇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為兵使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憚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勲而四十遽天二子嗣爵皆不終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為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為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為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又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瑤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瑤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冥報物報父母讎父母讎兄弟讎兄弟讎交游讎交游讎名讎名讎也請受原甘心快意左傳齊人謂魯曰名讎也請受填海涉河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源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左傳晉卻克於齊

日見刺 宋史向士璧數立功似道士璧坐是死後元善依御史陳寅等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循守城時所用金銀吳

洞瀉而殺 國通矣既而昌國白日報見五代史漢高祖以李寂善賜名李生為弟與等下獄族姦家其後達吉遂皆取之

逢吉自殺 太祖報至北郊逢世與隱帝走趙村自被唐貞元中李生為弟與等下獄族姦家其後達吉遂皆取之

俊帥成德 軍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大具酒食嘉賓因名李生為弟與等下獄族姦家其後達吉遂皆取之

時所殺少 年也斬其首一進少年負巨囊吾利其資排無罪但得我餘段凡二十七矣亦視王公之貌乃也

密訊其年 則物報馬皮卷女大視攫鬣高辛時蜀羅女被掠馬所乘鳴不己父曰得父而偶非願乎殺馬

歐二十有 七佛殿觀彈其二婦二大鵝盤空悲鳴一搏異其張大宰性惡鴟向餘鴟死信陵捕鴟 堯佐烹鰻 鴟飛入案下食一

屋有鴟子 欲盡殺之乃繼鵲遂不忍乃殺之公曰誰不食曰鵲鴟獨低頭我竟為鴟所殺乃取我之命左右捕鴟得百餘頭

陳竟佐宇 希元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鰻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竟佐命原父母離見旗

二吏擊小 舟操網往捕鰻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鰻受網文示諸市而空之之皆驚異

嘗膽而王 孫彌庸見姑鰻死而無悔曰我父之旗也揚然悟曰吾以義殺之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引辱親結怨

海外藏林 下園其上明旦視走馬引迹也揚然悟曰吾以義殺之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引辱親結怨

蘇不辜父 謙為督郵按美陽令李罷輸左校器後為司隸刑隸至死不辜乃穿地違焉在刑遂殺其妻子焉乃

以板藉地 不韋知有備乃掘焉父墓斷其頭祭父墳標之於市焉單特優於員也以義而見疾者宜與疾人同

祝融客揚 明遮所成於官門外中丞讓不以凡鬪論當棄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也以義而見疾者宜與疾人同

罪竟 孝不忘親 仁輕侮法 後漢書敬曰人倫秋之義父子不殺之非宗實也而後因以相為比遂定議不可輕侮

天命誰 讎君讎視 父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報也子無忘孝 人有所懲 雷桓

温枕戈 吐業射 草晉中興書桓溫曰延年少有大志為帛城先首報所刺殺長子業年十歲温草人號曰温

贈哭而射 之號天而泣不中願目大嗚呼益中先公所以申姜姬之請將已屠 剖心祭父 斬首祭母 東范延年

十八手刃 父讎剖心祭父 業唐史劉黑闥陷洛陽程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為 理琇刃 讎

賊所得名 振率眾千餘悉毀郡有陳素謀反捕成其罪遂斬之 子琇與兄理俱以年幼被擄外後逃歸注劫

元慶刃 讎唐張審素為嵩州都督有陳素謀反捕成其罪遂斬之 子琇與兄理俱以年幼被擄外後逃歸注劫

中書萬 頃轉殿中侍衛其理烈於東裴耀卿等陳手刃之帝亦謂之 子琇與兄理俱以年幼被擄外後逃歸注劫

乃虧律 凡為子 讎自囚詣 官左拾遺 陳子昂 議誅元慶 然後天 旌其問 當時 躡其言 後禮部 員外郎 鄭元 駁之 君

操敵讎 藏英鸞 朝六密 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棟父諱末為鄉人李君剛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

死有司以聞帝為貸死 遣釋五代時居張誠英範陽人求父為母告刺死曰父死必剛手後逢居道於父母位剝其

內以死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 斬錐獲宥 報父見原 孝子免父 趙師康父為人所殺時以錐斬幼母罪改嫁同季重刺殺司并與韋李重則伊長安一孝子引安八歲自誓言十七復讎大

趙師康父為人所殺時以錐斬幼母罪改嫁同季重刺殺司并與韋李重則伊長安一孝子引安八歲自誓言十七復讎大

孝子蒙戮 唐新語杜并之父言自洛陽丞死刺殺司并與韋李重則伊長安一孝子引安八歲自誓言十七復讎大

設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 年一鄉為司事竟不行老儒其伯矣 韓暨擒茂 龔壯計期 魏縣豪右陳茂字公至

與錫書曰大同寇是俗吏執人柄者為司事竟不行老儒其伯矣 韓暨擒茂 龔壯計期 魏縣豪右陳茂字公至

復仇誓不任 肅政鼓琴 來丹求劍 琴操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反壯問母知

官仕誓不任 肅政鼓琴 來丹求劍 琴操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反壯問母知

笑妻泣曰君似政 齒復仇 夫下人甚猛 形似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反壯問母知

猶離馨也來丹志絕 牙抗復仇 夫下人甚猛 形似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反壯問母知

三軍之衆與不請焉 之寶劍童子服之却 魯人割腹 魏湯斷頭 而見其心坐而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則其

士不步而殺也 解其御去 幸而止之 魏湯斷頭 而見其心坐而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則其

牽之可殺也 解其御去 幸而止之 魏湯斷頭 而見其心坐而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則其

殺失道疾滅 入儒內充 重因笑謂曰年餘其頭止行 魏湯斷頭 而見其心坐而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則其

孫嚴宋書 趙父為壘 所殺其仇常出 郡主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哀感奮發 傾賞結客 旬哭於壘之內 待得復仇 州縣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蘭官 梁書 張景仁 廣平人 父天璽 初為州郡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和則與不和 復仇 還家 哭於壘之內 待得復仇 州縣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童復父 諱 童復母 諱

為將 斌無風俗 通漢 汝南 陳公思 怒便格殺 子祐 為兵曹 太守 會食 下 博胡 廣曾 以為公 思追 念叔 父仁 勇憤 發

淵鑑類函 卷三百十二 人部 報警 五

手刃仇敵自解司敗便原道之虞預會稽典錄吳米胡字公明為道士遊在諸縣為

烏傷長陳願所殺願以病卒朗子乃刺殺願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報母讎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上曾都者集議以聞杖母肥嘗苦之

成墳竟殺不孝 **兄弟讎不同國** 不為親 俱詳報讎 衝命不闕 因疾不殺 上詳報讎

子置家前以祭 **不事兄讎** 兄季宗與廷壽爭業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宗李任延壽之妻

面目以生而戴天賜地乎遂自縊馮瑒王 **操刀報兄讎** 率眾斬兄讎 縣吏典錄

高季輔名馮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縣人反賊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

以斬首 **為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讎為知己 為友人 屨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義為復讎 **師長之讎** 主友之讎 里外凡友之讎 師長之讎 兄兄弟之讎 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

陳綱為張宗復讎 尹牙為滿寵報讎 常瑛華陽國志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

賢傳南陽太守滿寵咸見于頔尹牙控問寵曰父為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遂赦免之

報讎四 **相死** 蘇試詩德 忤強 柳宗元詩希怨猶 寫恨 蘇試詩怨 雪恥除兇 唐太宗

報百王除 **挺身張目** 蔡張目視寇難 **原虐我則讎** 殄殲乃讎 **相為敵讎** **原以亢其讎** 雪恥

直報怨論 **以怨報德** 殺之民也 **原報東門之役** 報讎介之忿

報讎五 **樂府** 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執讎左

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為燕王婦今為詔

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鄭擊鼓赦書下

梁鮑機 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文人楚墓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元

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荆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為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

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荆卿歌壯士相看面如土泰山嘯嗚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猿盡傾肝膽

許知己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落
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孽禍鬼不祀大業帝羸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狗名
信絕倫可憐孤負樊將軍 明李攀龍詠古詩闔閭爲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
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篋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衛存
亡尤獨美

原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
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原教深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教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
父爲章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
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管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及於
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闕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今舍人無驗者坐之
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
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
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卽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爲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
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歎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

盛大則又爲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
也堯之子丹朱爲何惡而致之誓之子舜爲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
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增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咒特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咒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呼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奸貪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咒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增議唐韓愈復讎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愁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黜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禮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原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舉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寔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寔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志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馮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交驩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羨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書萬姓仇子 又小人怨汝詈汝

○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仇讎寬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

眇重也

讎怨二

不報則

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爲相其讎往謝狐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部門門者則跪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之則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則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轢釜封其子爲羹頤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于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爲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對日交刃黨爲其所復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月方蘇既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爲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爲火炷置卓刺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插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爲都官從事劉暉所奏後曾辟暉爲掾或勸勿應暉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又周顛在帝前甚言王導忌誠無他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顛章奏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白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吳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 又吳興太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總曰殺我者諸儉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廆阻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共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解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笞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 又韋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巖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十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劔鉤於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脫韉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為官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虜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錄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瑛相善瑛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瑛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瑛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為鷺匿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謩共劾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 又嚴綬未顯時過閬鄉謁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綬顯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容勿起讓之曰吾昔旅居閬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悻而瘖臥數月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費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思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

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以臣貌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

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問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

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見其儀觀秀

偉薦於韓維維又薦之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鞠霸州民訟事遣確詣臺參治遂鍛鍊成獄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帝連遣官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連引朝士逮捕械繫投飲食於大盆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

確陰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賴諫官連章乞正確罪乃得貶 又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引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家斷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于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

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瑤華宮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

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語陳瓊曰悼亡不堪奈何瓊曰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悼無以對貶雷州司戶卒 又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諸臣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譖之脫脫改調哈麻哈麻深銜之嗾御史袁賽劾之詔削脫脫官淮安安置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鴻書明嚴嵩殺楊繼盛王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因憾世貞世蕃又索古畫於忬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有人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警御史阿意論劾遂逮忬下獄處決 不報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收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桓公從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晉敗秦師於穀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門閉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則子之足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當論刑愀然不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趙以蘭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向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

之復以爲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矧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魏志孫資別傳初資在邦邑鄉人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唐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狀父喪逐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遂得減流越萬唐劉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爲青州刺史浮海遭糧遭風失船命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仁軌懼傷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如此賜旣而薦爲大夫唐史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袍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譖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其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之唐德宗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環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朱子語錄宋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詩話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權制科僉書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或謫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

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耀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宋王濟素與內臣裴愈有隙及愈坐事觸上怒濟力為辨理遂獲輕典 元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頽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伯頽臨視伯頽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徵錄呼良朋徵時少年綺斲之比貴其人悔謝且虞修報良朋曰駭賢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為解救不使知

讎怨三不報附

原怨府

忮心左傳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不怨朝昭子命史謂小曰吾不怨周禮調人凡鬪怒者成之不可不遠乃伏乃伏左傳白公曰鄭人在此蓄憾和難射鈞德思我小

斬祛管仲射桓公中鉤晉獻公使寺人勃鞞構怨修怨禍公失信諸侯復修善怨也賀首戎首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為質首之仇禮子思今之君子進人之若釋憾釋難左傳宋人取郟田郟人告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成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連解以事連不忍為也所

邑為道士者為帝泰尊仲連說止之平原取也商賈以事連不忍為也所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同國不在大豈在明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鄭息違言周鄭交惡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結怨於民報怨於民

逢吉去達唐李德裕使與元稹相怨牛李之憾史記張耳陳餘始為

察使由是牛原不報損怨匿怨左傳子產曰忠信以損怨不聞作令勿讎無私忌周禮凡殺人而

李之憾遂成原不報損怨匿怨左傳子產曰忠信以損怨不聞作令勿讎無私忌周禮凡殺人而

大就使宋就嘗為楚令與楚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楚王乃謝瓜美楚人重常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梁欲報

大就使宋就嘗為楚令與楚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楚王乃謝瓜美楚人重常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梁欲報

大就使宋就嘗為楚令與楚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楚王乃謝瓜美楚人重常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梁欲報

大就使宋就嘗為楚令與楚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楚王乃謝瓜美楚人重常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梁欲報

始
敵不在嗣 私不及公史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詞怨之也介人之寵 墮黨崇讎 忘恥

思惠子貢曰若執衛君是墮黨也 忘大恥思小惠也
不報獄吏 不怨臺劾漢書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

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丞二千石田甲七安國曰辱之安國曰死反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聞見錄文潯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潯公謂曰仁宗

罷先參政為善諫以言某議官某亦罷相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如為深 不恤私怨

罪名臣未召唐某臣 不取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如為深 不恤私怨

不念前辱 石林燕語宋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諷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

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請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曾欲新公者邪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

蜀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京師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

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京師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

讎怨四 不報附

贈聊相贖 蘇軾詩德 常自嗟 歐陽修明妃曲紅顏賊人 毫髮為瑕 鮑昭詩毫髮一為 杯酒失意 曹植

刃起相讎 始因胥怨 終乃文讎 禮著復讎 傳明敵怨 代為仇讎 怨耦曰仇 孫盛取嫉權

門 王韶見讎貴族 劉知幾表 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慙義士之心 趙

加怒及屍豈為仁者之勇 員 不報將叶南方之強 宜釋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

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 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鈞之讎 重耳見披豕念斬

祛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莫之報也

讎怨五

詩 漢班婕妤好怨歌行新製齊統扇皎潔如霜雪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飈至炎涼變時節棄捐篋

笥中恩情中道絕 唐杜甫義鶴行詩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

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鶴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嗷來九

天脩翎脫遠枝巨顛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蛇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減眾雜死亦垂千年物

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急難心惘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涸此事樵夫傳飄蕭覺

素髮凜欲衝儒元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鶴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劍出北門乘桴適東

岸 蓋 頁 白 人部 讎怨

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為名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翅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鵬鷃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
 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快彈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
 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出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
 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稽山禍已胎垂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
 見梧桐生後園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作濤江雪浪堆 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
 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
 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薛季宣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二桃
 豈為功高賜一劍不容身退論幾為飲江思道濟繆為國慷慨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明
 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荆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
 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倂噫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
 將軍

道書後漢孔融與郝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書激慮融曰後世德薄暱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
 故晁錯念國違禍於袁盎居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成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惡
 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庶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
 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議唐陸言公贊奏議曰置射鈞之賊以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奢一

原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逮及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侈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奢也寧儉

奢二

增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等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斂建九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臺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原**毛詩序曹風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增**左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實出司馬侯言與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

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原**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哉 **增**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娃千人又別

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姓閻銅鋪玉

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子鎰立之於

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

命去車 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

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

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徧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

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

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

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

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

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斃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

欲誇楚爲瑋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

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官列女萬有餘人

原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

堂階陛用玉璧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

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增**漢書陳遵爲公府掾掾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導獨極典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

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官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爲

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

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 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

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

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原**後漢書梁冀

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碑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惚燭皆有綺疏青瑣圍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難屏夜光璧充實格藏名駒龍馬秣於內殿與妻輩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竿鼔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注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貝瑗左瑄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迴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屬耗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官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原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纈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值僕萬人資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謙卒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為夫人以二千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拜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又劉琰字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琴樂吳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雘青蓋絳檐蒙衝鬪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晉書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狔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度競見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碑碣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為黃門侍郎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以為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紵繡珎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便以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御覽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為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為客作豆粥每冬擣韭萍蓋咄嗟而辦

原晉何劭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晉陶侃勝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 石虎起樓

四丈春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饋好賓客未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豐過自此以來一毫不以負公 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官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玉石不能過也 齊書劉俊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眼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梁徐君倩字懷簡孝嗣孫瑤子也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免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差厠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窳窳連互飛簷反宇輟鞞週通僮僕六十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

道文物成行鏡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俾於焚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啗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
日敵我千日 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花林曲池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富與高陽爭衡
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為繩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廳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
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盤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
瑤盤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
水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祇垣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
松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不如也 北史魏崔罔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垂福與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誠歎 北齊書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 隋書秦玉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羅籬又為水
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又
裴矩為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
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
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 還
載曰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悅然疑
非人世之有 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
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

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 國史纂異唐景龍中恕王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明皇雜錄唐明皇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紐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至于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填委其間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鈺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連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烏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唐楊國忠有千炬紅燭圍左右人稱燭圍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陟道遙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飭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須入郇公廚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杜陽編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旣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閨院因天晴以青紫絲絛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形塵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唐書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味於名者自劍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朝野僉載唐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

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蔓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三府因而空耗 柳玘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顏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浹旬馮來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不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威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括異志唐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具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續世說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 五代史晉張筠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貨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續世說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蒸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熬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記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寶裝飾即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邪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為棟文梓為梁植花甃池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召適家秉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為世所譏 歸田錄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室見廟閭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為可戒也 宋夏竦字學喬德

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
鴻書宋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鶴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
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里具陳泰哥蕘食誤國害民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
七雖深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蕃有金絲帳疊金絲為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
金觸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
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扇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為之啟齒然數日後竟屏
不用

奢三

冠 獸炭 左傳鄭子臧好聚鷄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于不稱
獸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晉朝雜記盛狂 瓊弁 玉食 左傳楚子玉為瓊弁玉纓夢河神曰異余余賜

石樽 錦維 興霸好游仗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木刻成童子彩衣束帶每遇執花燈自畫燭謂之 玉溺器
舟士或割棄 燭奴 燈婢 中執 王務官中寵德木刻成童子彩衣束帶每遇執花燈自畫燭謂之 玉溺器

肉唾壺 漢朝 芝田錄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遺僧辨水為盤必融濕席外扇拂僮曰玉石壺須臾
遞水脈京師一 罍井與彼脫相通火取玉精屏風貯於膝前侍以紫玉無盤必融濕席外扇拂僮曰玉石壺須臾

延清室 駕霄亭 董僮
碎假更以手摸之 方石為屏圍池又用風扇玩甲天下嘗於南園作寫畫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專寵上賜阿咸造
草數本植於家 以巨鐵矩懸之空中用風扇玩甲天下嘗於南園作寫畫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專寵上賜阿咸造

七寶帳 金銀珠玉寶貝之類 阿咸 尉州刺史 李德裕 未嘗聞見鋪象牙林絨厚角 朝野僉載張易之為母阿咸造
龍鬚臨河之風 類 奕不屏阿咸 尉州刺史 李德裕 未嘗聞見鋪象牙林絨厚角 朝野僉載張易之為母阿咸造

遺事 孫晟為右僕射 家富恣 豪侈 凡飲宴不用几案 令女妓各執一器環侍 其 原丹楹刻桷 碧雲壁檀梁
上詳奢三 唐 元 載 木 手 造 雲 堂 搗 芸 香

為 用 塗 壁 以 沉 檀 為 梁 棟 飾 金 銀 為 戶 牖

原鏤匾朱紘 漿酒灌肉 也 而 雜 為 上 也

原丹楹刻桷 碧雲壁檀梁

碧雲壁檀梁

肉屏風 唐

肉屏風 唐

肉屏風 唐

下多賜董賢使... 延壽坐罪... 而朝夫之愈也... 便拾取焉... 鈔皆用銀... 受竊路不... 而味好罷... 君出飲罷... 不經煉是... 餐於土中... 衣著今出... 內崇以是... 違之微以... 關折角江... 不籬各一... 物文士盍... 美衣服鮮... 侍臣論及... 也四方賓... 歸時呼為... 荷艾菱天... 置庭穿一... 以爲戲樂... 帝名內侍... 及成號延... 南地蚌北... 淵鑑類函

五杯象箸... 峻宇雕牆... 載寶而朝... 衣玉自焚... 楚子沐禮... 漢韓延壽... 坐東都者... 西京雜記... 漢韓延壽... 載寶而朝... 衣玉自焚... 楚子沐禮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釀酒抱甕... 炊飯煉炭... 胡板八百... 金蓮寶龜... 玉鳳金龍... 金蓮寶龜... 玉鳳金龍... 金蓮寶龜... 玉鳳金龍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並精車牛...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軍中養魚... 盛飾厨廩... 服飾齊陳... 世快牛與... 充稱世子... 皆受五帖... 白銀絲二... 呂文

負山故雙綉根綠買小珠開曉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鑊金捐
動酒者龍津女傳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老墨蟻按香者麝姑
草詩彙者雙清子諸媚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奢四

原崇侈 滋侈 力敵 宋華定侈女叔裔 心戰 史記于夏門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 盜夸
老子服文彩服 惡大 謂上奢二 子心侈 文選賦憑虛公 限利 為制度 惡奢 宗元詩自決隨胡 行樂 歐陽

欲食是為盜夸 自古幽并重豪俠 只應行樂費黃金 **原長處樂** 不仁者不可 終取亡 左傳伯有侈 滿招損書 盈必厭 道也 珊瑚作

枝 玳瑁為押 徐陵玉臺新詠序周王碧臺之上漢帝金屋 **原聖人去泰** 老子聖人 君子戒盈 縱欲不

度 非度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 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

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賈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而具 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也 車服常陳

於庭 鄭駟泰富而侈變大夫也而常陳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蟋蟀 况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之

禍 **原嬖妾五十盡有瑀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 加以貴此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綽綽

奢五

詩 古樂府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難忘 黃金為君門 白玉為君堂 堂上羅酒樽 作使邯鄲倡 中庭生桂樹 華燈

何煌煌 兄弟兩三人 中子得侍郎 五日一來歸 道士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 親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鳳樓

十二重 四戶八綺 牒繡角金蓮 花柱玉盤龍 珠簾無隔路 羅幌不勝風 寶帳三十萬 為爾一朝容 宋鮑昭

京洛篇 濟濟京城內 赫赫王侯居 冠蓋蔭四術 朱輪駟長衢 朝集金張館 暮宿許史廬 南鄰擊鐘磬 北里吹笙

竽 唐李白詩琉璃鐘琥珀濃 小槽酒滴真珠紅 烹龍魚鳳玉脂泣 羅幃繡幕圍春風 吹龍笛 擊鞞鼓 暗啜齒歌

細腰舞 況是青春日 將慕桃花亂落如紅雨 兩觀君終日 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 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 真

珠絡臂 鞦韆笑時花 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 春草綠絲絲 驕驂緩烟微 風飄樂韻半日醉 花邊打

鶴拋金盞 招人舉玉杯 田翁與蠶婦 平地看神仙 宋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 擣玉揚珠三萬斛 寒江流水

起書樓 碧瓦朱欄 照幽谷 傾家取樂 不論命 散盡黃金 如轉燭 唯余舊書 一百車 方舟載入荆江 讀 明王世

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賤貴骨滿頭顛仲氏二十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妍好出入嘗
奉車大母修成君女妙班婕妤好問我湯沐邑郭杜最上腴問我無名錢數賜蜀山壚從奴衣火浣下客躡真珠
丸金彈飛鳥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蹀躞大宛駒臂鷹出長楸鬪雞絕九衢帝油兩擊鞠席綺寒樽蒲調笑
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劍雙雙玉轆轤一日不出匣中夜自鳴諱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
不得方少年盛意氣眇眇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
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駢龍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官職薄節俠傾上都休
沐並來選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宴賓客華燈燦綺疏奉觴前爲壽一一邯鄲姝小姝工
秦聲大姝善吳趨文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趾
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
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
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
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漢東方朔化民
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
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屨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爲刃衣蘊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而
以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熙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園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
綺繡狗馬被繒罽官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
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書晉傅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

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增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達楊素各數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達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娼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查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火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爲宅礮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圍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篋初最幸翺風後翺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咸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麝柏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絹爲繩妓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鑊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眉珠璣水羅霧縠充切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殿胄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纂羅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椽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簾廳貂褥登履浴晉龍鬚臨河鳳翻爲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珠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烏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柙絡以眞珠非人所製元載芸暉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蜺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溫夏涼有龍鬣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梅李昌萇在荊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雕羈鳳舞銀鍔于頤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旣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餉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僭一

說文僭假也 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醜卒及尸君非禮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

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也 又諸侯之官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僭二

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又衛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 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府號 公羊傳子家

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論語子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

南越王尉佗僭用帝制黃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袁術僭號荒

淫滋甚後官數百服綺縠餘梁肉 曹植嘗乘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

科禁 晉中興書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齊書張景胤僭修武帝拜陵還景胤白服乘舴艋

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鸞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 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

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為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

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近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 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官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賈

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恭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元燕帖木兒援立文宗封

太平王取泰定后為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荒淫無度

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勳貴稍僭肆崇山侯李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
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為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戶輸稅信國

公湯和還儀仗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橚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 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朱衣 縞冠上詳僭一 高冠自李桓始也 曲懸 虛器 詳僭二 仲尼曰歲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 編舞

金奏 左傳楚子類享大夫樂極備舞至登金奏作于樂駕而走 出 御 **請旅** 山 雍徹 李氏旅於泰山

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為地室而舞焉舞至登金奏作于樂駕而走 出 御 **請旅** 山 雍徹 李氏旅於泰山

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天子穆穆穆穆取於三家之堂 **請旅** 山 雍徹 李氏旅於泰山

可隨王葬之禮也請侯懸棺而下之 易輿服 飾兵車 後漢梁冀與服之制天子與章也開地通

韓延壽在東郭設試騎士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金鼓方傾擊騎馬戴榮綵五騎從者帶弓鞬

兵車四面皆陳被甲把弩負箭又使騎 親帝樂 立曲旃 魏志社稷亭公良知晉與州刺史觀之劉表曰

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祭田蚡堂前羅列鐘鼓立曲旃旌旗之類 **奏肆夏** 舞八佾 佾舞於庭是孔于謂季氏八

而止 漢書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鐘鼓立曲旃旌旗之類 **奏肆夏** 舞八佾 佾舞於庭是孔于謂季氏八

忍 **喪不稱王** 葬始用殉 春秋用棺有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楚越僭王號 左傳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始

修是親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按殉以 夾穀焚香 候月鑄劍 吳志士變宇威彥為交趾太守出入夾穀焚香妻妾

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重賈振服百蠻尉佗不足喻也 漢書蕭望 綠衣黃裳 元冠紫綬 衣衾莊美

衣今綠衣黃裳喻妻上棺始及早 難為上也 以為濫矣 難為上也 又管仲鑿簞而朱絨樹而反玷賢大夫也

也今綠衣黃裳喻妻上棺始及早 難為上也 以為濫矣 難為上也 又管仲鑿簞而朱絨樹而反玷賢大夫也

子以為 大夫之黃 匹士之祭 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黃 又君子太牢而祭

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 據壤窩也君子大夫以上也

僭四 **度數** 夫德儉而有 原等越 以儀辨等 則人不越 **犯貴** 枉席之上讓而 犯君 朝廷之位讓而 **原命數** 周禮職

禮命謂祿位之差 名數 失中 犯上 敗度 敗禮 非制 非度 表儀 爵命 豐屋 蔀家 易

而生亂 過乃有刑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禮由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名失則怨 樂之奢

失罪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 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

開鑑願函 卷三百十三 人部 僭 寵幸

命數之或非 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 惟
鵠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祀有常 九命辨儀牲感
異數 孝感於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
不同有以多為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僭五

增詩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聶夷中詩漢代多
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釵勝畫畫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
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閭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
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紉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第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寵幸一

增易承天寵也 書毋啓寵納侮 又席寵惟舊 又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婉媚貴幸 鄧禹傳
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寵幸二

原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
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
怒使其從奪之魍魎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則子
瑕之母病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 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
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 戰國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
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

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為安陵君 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醜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褻褻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鵝貝帶傅脂粉皆閼籍之屬也 又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談參乘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 又鄧通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喜尊幸之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十石印綬上與之臥起其愛幸與韓嫣同 又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張放以公主子日歎得幸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又董賢為郎傳漏正殿下賢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盛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 魏志孔桂性便妍曉博弄躡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饋遺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昆曹肇傳肇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也 俗說曰桓元寵丁期朝賢論事實客聚集在桓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元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南宋顏師伯以諂佞被孝武寵幸與之搏捕得雉師伯得盧 南齊鬱林王昭業寵幸恭母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 齊東昏侯寶卷六貴同朝謂遙光徐孝嗣江祐江祀蕭坦之劉瑄呼潘貴妃父寶慶茹漢珍為阿父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寶孫張子皆得凌大臣 唐中宗時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勅官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旬貸於人無行檢不為姻族盛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鈞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速繫連年誣讟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殉 又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為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造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殂 五代周太祖與王峻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忘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 宋蔡京

奪職居杭州日與童貫遊已而官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日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為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廡養居大官勝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為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觀言連貶衡韶借三州行至潭州死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廢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宮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為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軌以迎扈自恣凡所論薦閹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隸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冒國姓負殊寵至擅自批奏下所司一時跋張甚然是數人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即日撤去西廠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臥起中貴皆以賞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毬角觝之樂輟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上特見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以默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獄謫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各覲每省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詣上前訴已無罪上召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陝西安化王真鐸反以誅瑾為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真鐸就擒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獻俘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真鐸偽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上命內侍數人執瑾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女嬰請假歸竟不葬母及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

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寵幸三

原 斷手 賜鑄 並詳寵 泣魚 啗桃 並詳寵 畫眉 遺肉 漢書宗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

私也制之不多又何庶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乃更賜酒一石賜肉百斤何 擇璫 賦珥 魏書太祖嘗

今十后自擇其一 韓子曰薛公為十五珥而美其一 獻 引妻 宜妻 漢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少史冠

齊威王以賦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為夫人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薛彭侯審

善也 妻宜猶 洗兒錢 狎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楊貴妃認為兒出入宮掖嘗戲為浴 禮記曰子甚宜其

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踏春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薛彭侯審

楚軍遂見幸 唐書僧懷義 貌似蓮花 歌思白花 揚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通鑑魏人楊白花形貌

見幸武后封為白馬寺主 奔梁胡太后作歌思之 寵幸四

子都 詩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 宋朝 家語宋朝之美 見幸于南子 弄臣 鄧通傳文帝謂申 屠嘉曰此吾弄臣 妖童 盧照鄰長安古意詩 曰妖童寶馬鐵連錢 **原** 荀奉

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灌** 厭長樂之疎鐘 勞宮中之緩箭 玉臺新 咏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後交劉

洎割袖承恩 王義方奏 彈李義府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少長河陽由來能舞 新咏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 暨甄

衛之家榮非德舉 晉書后 妃傳論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新咏 淫荒挺性篋西郊

之禮容 婉戀含辭作南國之奇態 后妃 傳論

寵幸五 **原** 詩 魏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罄折以秋霜流眄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

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苜芙蓉兩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

善言 梁吳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願君

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暎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釣蓮

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唐

李頎鄭櫻桃歌石季龍僭天祿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

紅旗掣曳齒簿新鳴擊走馬接飛鳥銅駝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

女為公主男為王赤花雙簾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聞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李賀黃頭郎詩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

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藤無花秋風已先發好持埽羅薦香出鴛鴦熟 張祐集靈

臺詩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汗顏色淡埽蛾眉朝至尊 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

泣醜杯業為釣奇誤寡中千黃金易君十萬戶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盡拙自

來利往名獨汗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

辰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

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

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杜貴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故以賄

成鉄鎖創瘡搆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威

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異同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寶作風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人部七十三

注 自戒 附 別嫌疑 豪強 柔懦 愚

淫一

原周易繫辭治客誨淫也 論敘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

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 之蛇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蛾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蛾蛾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原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公姜

之母淫 上曰烝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

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

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

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

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相衣或裝其

襦 蔽膝 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姦 八子 姦 終古或參與

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嬀為龍雉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

嬀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嬀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

嬀每入長信宮長與嬀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汗辱吕后凡有玉匣者

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發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

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祭緒晉書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度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

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讞胡真譚娶周碧為妻譚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真得其子 博物志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經濟類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

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為笑樂悉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放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清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

名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補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為楊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悉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

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官營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官闈表寢不出 又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習明史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皇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

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襦裹之使宮人以絲與阜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錄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又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隨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思匡勝為殿使 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淫三

生蠱

聚塵 晉侯疾求醫於秦泰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

乎趙孟曰柯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存周易

士誘 男侵 亂族 移人 情通 魚色 竊香 禮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下漁色謂妻國中

賀絲 擲果 士誘 男侵 亂族 移人 情通 魚色 竊香 禮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破衣 哀相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

目送 情通 魚色 竊香 禮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後管子曰相公云夢人有汗行不幸

犯禮 淫破 不淫 無別 情通 魚色 竊香 禮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風而好色 狗於貨色時謂淫風

淫父子聚麀 男女同浴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流香渠 銷

賈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流香渠 銷

金帳 共裸浴西域貢茵茵湯餘汁入池名流香渠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流香渠 銷

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醉興 唐書紀陶穀有妾本伎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妻曰

淫四 自成附

醉興 唐書紀陶穀有妾本伎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妻曰

原大罰淫為大罰 大欲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無相棄左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悍慕孟氏之廟遂奪之其儻從之盟無相棄也 不待禮男女不待禮而相奔

不安室有七子之母不焚其室 鳥獸行周禮內外氣鳥 蝮螫刺詩刺蝮蝮 中葇之言詩維 桑中之喜左傳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葉位而蛟或則取惡能無咎乎 拊楹而歌又齊莊公通東郭妻

色厚於德禮民猶如好色者德也 禮殺而昏詩序古者國不足則殺禮而 不能自還漢書原陵曰寡婦欲 道缺而淫禮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 朋淫於家妻妾 荒腆於酒禮厚 禮無縱欲神亦禍淫 既奸人紀男女

有別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有宋朝之美 始因怨曠之思遂及淫奔之恥 既汗貞信之教宜 糾淫僻之愆寧思易色之賢 但薰治容之誨文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謝鯉字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貪色為淫 在內為姦內作色荒 犇則為妾

淫荒昏亂游蕩無度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宜 自戒不逾慎王不 自閑以禮 遠色君子遠色 易色賢 禮防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君子刑 戒色在色 制心以禮 致女之戒禮蜡祭云羅氏致鹿於女

綴淫之防禮者所以防淫 誨淫之容詳類 伐性之斧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可不懲乎 顏叔之有節皆物也 晉侯惑蠱而身喪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君子防先賢慎 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問瓜田不納履李下授篋男女非受幣不親非祭 則異授以篋無篋則背坐真之而後取之注莫 表微興 興君子表微 馬

別嫌疑二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禮決禮者所以 禮防禮為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闈闈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避疑 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禮 坐懷不亂柳下 閉門不納子事

驕傲一

原執幣

獻俘左傳越城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傲其先君坤不福也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又原息位棄命又勝成

華甚哀多澤子服惠伯曰怠於不敬劉康公曰甚不及死原矣必有天啓之福又原息位棄命又勝成

視之解問其名姓答欲解之解失恭長傲行失恭與禮信不可長貌不莊志自滿莊敬則嚴威故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足觀何以承使驕且本其餘不足觀也唐突列侯倨見長者常步入官見

人植見其子應禮否宜曰臣子之植例一應得唐突列侯承宣其王位雖微列在諸侯之上植復曰為

勝人曩苑韓思彦為中書令李敬元初奏思彦為天子莫己不蹈舞負氣鞅鞅但令後魏車騎將軍日驕

過諸父兄弟有知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與婿飲恃女豪漢書上官安還車騎將軍日驕驕

揚駿漸驕傲石奮語如此為時人所鄙笑與婿飲恃女豪漢書上官安還車騎將軍日驕驕

塞充以間望自負嘗於其文謂過望甚高藥讓者不信明以大自負所識已多自難記彙苑張飛嘗就劉曰

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人少持重故為時所沮傾枕移牀蜀志不與語謂諸葛曰

忘之或謂其不聽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多不須復爾傾枕移牀蜀志不與語謂諸葛曰

當周起並座席猶其踞輕倚成讖名客欲從之起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

共坐數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客就坐豪氣尚爾傲誕若斯後魏書元順字子重和起家為士望中時尚

順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起等失色而數去豪氣尚爾傲誕若斯後魏書元順字子重和起家為士望中時尚

順吐辭傲然若無所視聲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傲誕若斯後魏書元順字子重和起家為士望中時尚

征於恠傲物嘗有傲誕若斯後魏書元順字子重和起家為士望中時尚

恨不讀五千卷可容數百人者無得入此室晉書王導甚重周顛嘗枕顛膝而指其曰卿此中書

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

容脚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驕傲二

原受玉左傳天王賜看惠公命受玉情色受服則成肅公將伐秦受服於社不敬劉子成氏有禮威儀之

從康書無傲自至而驕不期至夷侯原壞夷侯夷偃寒驕放之貌招損謙受孟取禍子曰取禍

道之立無跛跛音秘不敬也坐無箕箕音不脚申局下晉王武子與晉帝某申脚局下問孫皓曰何吏出守

上寓成爲小吏必陵長吏郵都爲濟戍也其亡公叔晉侯無後詳受直而不倨倨傲泰而不驕泰而君子

詩富鮮不驕富而不驕者鮮矣樂難長處不可長處傲很威儀而驕燕喪威儀何懼或敢侮子

逸天命祐敬人道惡盈禮不備敬乃行先傲爲貨始忘僂僕之恭肆偃蹇之

傲對殘客山堂肆考張吏部韻與何敬容意軒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不喜俗人又阮宣子事絕簡

相見俗人時誤不拜驃騎彙苑孫子判爲驃騎參軍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不避侍郎又杜易簡

御史嘗道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曰稟賜兒輕薄乃爾子方不下車韓詩外傳田子方之觀

裴行檢與敬元不拜敬元曰稟賜兒輕薄乃爾子方不下車韓詩外傳田子方之觀

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拜敬元曰稟賜兒輕薄乃爾子方不下車韓詩外傳田子方之觀

是太子再拜而下車賈鍊不撤扇唐書太和九年上已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鍊自矜大

造以聞坐奪俸醉登嚴武林又嚴武以世著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傲誕

直上孝穆坐山堂肆考徐孝穆直爲吏部尚書緇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簪簪插髮暄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傲誕

孝穆孝穆名高敬盡日彙苑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宅雲命駕到少府備水陸之品進雲駟筋待休源

遷家爲之少減沈涵千日又謝澹嘗與劉後敘推讓者有赤卷之棊鮑魚雲食休源食休源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書

以爲愧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名故吏所施設勿曹以爲此觀見今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開數十人次到尹翁歸

獨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狄仁傑以不遜而左選唐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

順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之人咸陞塗炭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

折節近貴劉孝綽凌視公卿但問道塗之事彙苑劉孝綽仗真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

原古肆今蕩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爲巫飲藥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貳於沛公三分天下裁之

日酣飲連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于狗賣
中呼舖之輔之曰我孟祖也處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遇兩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欲誦昌小吏
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而共飲也呼之曰若介意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車于後阮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察之亦不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車于後阮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呼太傅曰阿嬌乃不作斗酒醉更
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深異之
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深異之
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深異之

州盡傾
州盡傾
州盡傾
州盡傾

亦愛也即就米手攪得之登車而去我
亦愛也即就米手攪得之登車而去我
亦愛也即就米手攪得之登車而去我

懷杯就酌
懷杯就酌
懷杯就酌
懷杯就酌

盡各散去
盡各散去
盡各散去
盡各散去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醪無所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醪無所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醪無所

人起索便器玩思噴在坐曰新出謝門
人起索便器玩思噴在坐曰新出謝門
人起索便器玩思噴在坐曰新出謝門

痛飲太守有欲諫止者城端知其意
痛飲太守有欲諫止者城端知其意
痛飲太守有欲諫止者城端知其意

聽中竟不自造姑婢願得宋禕
聽中竟不自造姑婢願得宋禕
聽中竟不自造姑婢願得宋禕

在帝問御諸人誰欲得者衆人善吹笛
在帝問御諸人誰欲得者衆人善吹笛
在帝問御諸人誰欲得者衆人善吹笛

曰問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
曰問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
曰問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車于後阮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車于後阮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車于後阮籍家少婦有美色當

吾行字子行玩藝一世人或來者非所願見輒從棲
上逸語曰吾出有間矣頓彈琴吟洞蕭撫弄如意不輟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飲食不甘故致之實哉味或不
手鼓故其在哀制中 橋衡過鼓 謝尚彈箏 怨以其衡
籍街之復操擲躍而前更呵之曰鼓吏何不衡衡衡衡
著之復操擲躍而前更呵之曰鼓吏何不衡衡衡衡衡衡
好竹主人知欲當往乃灑掃設香爐通雅便待王肩輿
欲出門主人知欲當往乃灑掃設香爐通雅便待王肩輿
即還為錢不認傍有味范家子弟多押之 揚鉞鍛鐵
去齊孫騰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一言鐘其方坐樹下
披蘇養也 車前飲卒 醉後挾私 謝尚彈箏 怨以其衡
酒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用也當受杖杖復召與飲
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點發言無所避怨老
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居喪飲酒 在制園基 東漢戴良字叔覽遵子也
居喪飲酒 在制園基 東漢戴良字叔覽遵子也
居喪飲酒 在制園基 東漢戴良字叔覽遵子也
居喪飲酒 在制園基 東漢戴良字叔覽遵子也
居喪飲酒 在制園基 東漢戴良字叔覽遵子也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朝走馬章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朝走馬章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朝走馬章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朝走馬章
便面拊馬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朝走馬章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史丹無檢 史丹儻諳無檢而心謹密
史丹無檢 史丹儻諳無檢而心謹密
史丹無檢 史丹儻諳無檢而心謹密
史丹無檢 史丹儻諳無檢而心謹密
史丹無檢 史丹儻諳無檢而心謹密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大廣潁川贊曰漢光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大廣潁川贊曰漢光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大廣潁川贊曰漢光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大廣潁川贊曰漢光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大廣潁川贊曰漢光

穿城注水 官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中
穿城注水 官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中
穿城注水 官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中
穿城注水 官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中
穿城注水 官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中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鐵崖榜門 南京王瑛考宋丞相晏殊

行船帝聞 持刀入市 買肉所屠 漢書六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

之大怒 租庸入私 景苑安成公何易是禁忌 又原涉連奴至孟雲休是景之子泰奢相尚 言所騰磨者

尚 租庸入私 有功於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窠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豪奢相

原 任勢 恭顯 彊梁 老子彊梁者 南方之強 犯而不校 北方之強 剛 威重太守 寔成免官居持吏長短出從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勢傾朝野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太中書侍郎其弟瞻為右

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遊駭謂瞻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

戒經海類編張嘉貞不替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而將相何憂案餘若其獲罪錄有田

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柔懦一 原 繞指 無拳 繞指之柔 勝剛彊 敗脆弱 廣漢云柔弱勝剛強 趙 不彊諫 有立志 左傳官之奇懦不

伯夷之風情 水柔攻堅 德柔御剛 老子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能攻堅莫之能先 魏勃股栗 越人綿

力熱視曰人謂勳勇妄庸人耳 淮南王書曰越人綿力注云柔懦也 文叔乃能是 管仲不為怯 後漢

武帝南陽宴父老父少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欺曲我直法知其母在故也 失哺 歎羹 傅詳扞

親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往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軌 宋書索綯鎮石頭晉與劉彥路及諸大將黃回等謀

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性懦驛提不自安日哺後便自丹陽即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蓋氏強勸令

食彥節歎美瀉胸中手 立表為鬼 寢食為咒 淮南子以為鬼懼掩其氣也掩奪也見

柔懦二 原 柔克 書高明 柔守 樂子欲剛必 失戈 左傳晉襄公獲秦囚使萊駒 失軾 崔杼亂陳不占將柱

道曰柔與剛 生之徒 柔懦者 投車下 左傳衛太子刺噴與鄭人戰望見鄭師眾太子懼乃 出膝下 記史

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膝下信 柔亦不茹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之 柔而不犯 傳應會柔 舌

原 三叔 一得 周禮三叔三曰春惡謂寢惡 移山 畏月 蜀良其人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曰消

見其驥以為伏兔
踏而走氣絕而死
將其所適禮之所
注之中庸人一能之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以暴其短唐書祿山
跡掩耳掩鐘莊子力
聞而奪已也遠掩
其耳忍人聞也
固守之愈堅也
愛天崩地墜身無所
李季好遠出其妻無
計美走出門季曰是
陶立遺婦石聲懼妻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
門動稱阿劉教可爾
可爾時人以為唯誑

愚二

忠敬 夏尚忠其人
少恭 漢高祖曰
古直 今之愚也直
頑童 書比
愚婦 愚夫
閻成

詩失 禮詩之
夫愚 而不好學
不好學 好行不好學
宵武子 其愚不
陳夫人 而頭
佯愚 詩哲人之
詐愚 智者
日月照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

教求 若昭父廷芬能
教求 若昭父廷芬能
教求 若昭父廷芬能
教求 若昭父廷芬能

貴有 斷手之刑
貴有 斷手之刑
貴有 斷手之刑
貴有 斷手之刑

取之 順運市罷遂不
取之 順運市罷遂不
取之 順運市罷遂不
取之 順運市罷遂不

詩曰 管道無烈心何
詩曰 管道無烈心何
詩曰 管道無烈心何
詩曰 管道無烈心何

皆大 以馬牛為買賣
皆大 以馬牛為買賣
皆大 以馬牛為買賣
皆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笑大 以馬牛為買賣

駒去家鄰以臣為
私地名憑公之谷
和地中為私塚墓於
是世間遂傳此語

問蝦蟇之官私堪怪識書之貴
王陵晉書識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官時出問左右此嚙
是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胤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急情

許偽

詐僞

詭詐

惡詛

明黨

叛亂

爭賊

不爭

附

詭罵

竊盜

詐詳

詐盜

編急一

原筆擲地

杖撞郎

王思

後漢

明帝

急書

繩集

驅去

復來

再三

思自

起拔

筋逐

不得

取筆

擲地

踏

諸侯

明帝

問人

君自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地鷄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踏鷄子

廢墟

晉王

述字

懷祖

性急

嘗食

雞子

以杖

走入

筋刺

不得

便大

怒擲

射姑

左傳

明帝

慙而

止

急荒不說 急忽荒 唐書王績性簡情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 居息 居息 暇逸 自暇 增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

不喜拜揖 不娶以家事 卿族慶甲冠婚皆不與也

詐偽一

原矯節 近名非其矯節是 不知言 為 心勞 行險 作偽 心勞日拙 爾偽 子欺 無載 爾偽 言偽

行詐由之偽言 善無近名 矯詐也 禮用人之智去其詐 湯澆雪 鐵包銀 粟苑王瑩情偽子欺 言偽

都說堂不可曉雪書屬瑩瑩一吏曰大人一容如湯澆雪而內不情 湯澆雪 鐵包銀 粟苑王瑩情偽子欺 言偽

者主吏久之乃覺產起陰教主吏夜六車垣盡徒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之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

被圍也乃勉其守城者曰吾已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 實氣意周鼎乎而臣望汾陰有金

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王置人所善魚腹中 漢書陳勝吳廣起兵乃 披香殿 長樂宮 香殿酒酣進曰此場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帝常曰何難與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許也豈不知此殿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宜

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達漢
昭宣時當不坐介子與士不
詔殺樓閣者持黃金錦繕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西國矣出金幣示詳譯報王王會漢物求見使者介子與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和報
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詔倭一

原草指 劍斬 上言願賜上方斬馬劍斷倭臣頭以草屈而指之漢成帝時未雲
今時左丞郵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無一又徐之才曰安昌侯張禹
我在江東見徐魁作僕射莫不倭之今我亦徐徒射射無一又徐之才曰安昌侯張禹

父合殺及其自作 五色雲 八風舞 唐書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一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白崔暹
體倭乃過于吾 近臣國學著名吏部侍郎明私謂諸頭士曰祝公五經中宗笑欽明 指鳥 代犧 暹 常崔季舒曰崔暹
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明私謂諸頭士曰祝公五經中宗笑欽明 指鳥 代犧 暹 常崔季舒曰崔暹

拔之執郡丞高德彌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鷲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倭人曾遂斬之
后有疾詔備祭神廟以求福消災 臨朝聽諸少室山觀撰祝文以開為尚書令賜爵准陽王威權迎至神所又武
者如堵會后疾愈重 假子 乞兒 知廉和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仙仲之列天寶遺事張九
賞其美治倭類如此 隱處 謝酒 後至 侑觴 經濟 類編 田今政嘗召宰相及

乞兒 一旦火虛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隱處 謝酒 後至 侑觴 經濟 類編 田今政嘗召宰相及
乃先謂令致謝酒及賓客畢集令致言曰今致與張郎中清濁興流當蒙中外說應玷辱何憚改更今日于隱
處謝酒則又不可落慙懼無所容 願令公速愈 為宰相放生 唐新語成報奇與真珍異物崇後至出
小盒曰願獻少果核稍勝啓之乃粟金 願令公速愈 為宰相放生 唐新語成報奇與真珍異物崇後至出
諸筍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念以大箭貯雀鶴諸客次樽筍開籠每一雀鶴叩齒祝曰願相公一朝士獻詩頌
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光祿鞏申以

放謂之 詔倭二 遠 論 語 速 惡 夫 倭 者 難 任 人 難 拒 也 友 便 倭 便 辟 巧 媚 善 柔 面 柔 諂 諛 倭 倖 取
格 倭 末 鄭 鮮 之 為 街 史 中 丞 武 帝 談 論 經 典 乍 倭 漢 王 遵 以 盜 賊 並 興 選 賢 徵 用 起 家 為 卿 盜 賊 既 除 即
遠 論 語 速 惡 夫 倭 者 難 任 人 難 拒 也 友 便 倭 便 辟 巧 媚 善 柔 面 柔 諂 諛 倭 倖 取

媚 荀 容 皇 甫 巧 媚 彙 苑 皇 甫 錫 路 任 吐 突 承 瑾 為 奧 援 故 帝 排 眾 論 決 任 盧 杞 奸 邪 唐 書 德 宗 從 容 與
宰 相 曰 盧 杞 清 忠 強 介 人 言 杞 奸 邪 朕 殊 不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疾 軀 重 賀 曰 甘 者 則 病 不 瘳 今 味 苦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當 愈 喜 甚 元 忠 惡 其 媚 暴 語 于 朝 辨 其 奸 邪 明 允 獨 不 往 作 辨 奸 論 一 篇 以 譏 之 祝 公 之 五 經 場 地 前

注 朱浚以萬拜得名 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未浚每有劄 進珠冠而拜侍郎 經濟類編韓侂胄有

皆封郡夫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求遺四夫人其十人 獻大筆而趨節度

亦欲之未育以應也師襄聞之謂市北珠製十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求遺四夫人其十人 獻大筆而趨節度

又晉王既許潘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諒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備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獻大筆而趨節度

東節度副使張 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 龍臺士開有難色士開曰此物甚易服王傷寒極重他藥無功應服黃

承業深惡之使張 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 龍臺士開有難色士開曰此物甚易服王傷寒極重他藥無功應服黃

一舉而盡士開愈 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 誦禱詩歌之會同僚皆為失色衛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

意為強服遂得愈 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 誦禱詩歌之會同僚皆為失色衛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

問橫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換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部之會同僚皆為失色衛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

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彞衛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棄于此同僚皆為失色衛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

高麗之舞 又武后以神戲再思曰楊再思為內史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剪紙帖巾內史作

鳴雞吠犬侍郎學田舍之聲 雞鳴犬吠耳俄聞夫啼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澤也 佞胃大笑聞者鄙之

惡 一朋黨附

不悛 相濟 長惡不悛 同惡相濟 不可長 不可掩 惡不可長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 原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草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小惡無傷 復惡已甚 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復 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聚惡 起穢 瘴惡 瘴去也 樂禍 佗傷 內惡 腥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子 見如探湯 論 記碑 書竹 門時謂記惡碑 東漢隱翼傳好惡既斷罪不足以書其刻石于其

食詩 鷹鷂之逐 左傳鄭然明曰見不仁者 惡疾其始 聞若已讐 梁曰君子惡惡疾其始 罄竹 決

波 窮 紀 魯 南山之波 流 惡 難 盡 朋黨 邪 朋 讐 黨 朋 黨 使 正 不 正 無 黨 不 比 不 周 相 求 相 合 周 而

不 比 小 人 比 而 不 周 求 相 合 朋 比 匪 朋 仇 音 權 相 誠 仇 南 北 部 四 十 年 四 聰 八 達 相 與 結 為 黨 友 更 相 題

宋 實 容 互 相 讒 謔 送 各 樹 別 徒 漸 成 尤 隙 由 是 甘 陵 有 南 北 部 黨 人 之 四 聰 八 達 相 與 結 為 黨 友 更 相 題

達 合 黨 連 孽 互 相 褒 貶 以 毀 譽 為 罰 戮 用 黨 譽 為 爵 賞 必 有 警 言 妄 人 無 黨 不 比 不 周 相 求 相 合 周 而

惡 惡 如 巷 伯 聲 於 天 下 替 其 惡 于 天 下 諱 於 君 親 孔 子 曰 臣 子 不 可 以 言 殖 筋 醢 骨 抽 舌 探 肝 南

傳 景 不 去 不 止 去 惡 不 去 不 止 無 見 無 聞 無 見 耳 聞 所 惡 不 如 無 聞 同 惡 求 如 亦 賈 焉 元 惡 難 傳 曰

招呼元惡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徐捕抉以 敵美而稱 楚辭好蔽 若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 史記

傳 黨同伐異 共相標榜 激揚名譽 互相題拂 信備之今欲進但從上西下與捐之微 王李之黨 明宗以玉

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 賈捐之與 興共為薦 顯揚與曰 上信備之今欲進但從上西下與捐之微 王李之黨 明宗以玉

任為左散騎常侍 王叔文依白居易舍人大抵叔 競拊之門 歐進退大臣權震中外 觀王 王李之黨 明宗以玉

文依伍伍 李忠言 依白居易舍人大抵叔 競拊之門 歐進退大臣權震中外 觀王 王李之黨 明宗以玉

今興化赴建康 過關入對 白向士大夫奔朝 拊之門 歐進退大臣權震中外 觀王 王李之黨 明宗以玉

目元公然 趨附已七八不復顧矣 人才進退 禍由私門 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 元稹阿吳等皆當附賊

與神安在 乎 羣兒受作名字 自相刻畫 類皆如此 馮賓客觀之 歎其劫尤難知之

孝亦鄙其為人 至曰 所不擇者 他日與成大 同傳耳 卒為賊死 天下悅之

原獄繫 律止 爭鬪之微 繫 律者 無恥 不爭 勝而無恥 在醜夷不 先王懼 司穢禁 叔向日先王

為刑時 懼有爭心 所以定分而止 爭也 龍爭 復以觀漢記 執金吾賈復 在汝南 見將故人 潮川捕得寇 謀事以制不

辭 合要舉契左傳晉使王叔與伯魚合 就直助彊人謂 兩劑禁訟周禮以兩 萬錢移書薛宣字貢君
辭 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 辨而不德必加 退而無怨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人有 發言盈庭 頌言對

薄 諛誇一

原青蠅 貝錦詩晉管青蠅止於棘諛人 掩鼻 擬蜂鄭棫之計 尹吉 鑠金 投杵眾口鑠金積毀銷

母投杵曾 萋菲 浸潤詩萋菲成是貝錦彼諛人者亦已太甚論 搖脣 鼓舌莊子盜跖篇不

衣搖脣鼓舌 腹誹 心謗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史記上官大夫譏

用為令眾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仇郭開多與使為非我笑能為曰廉將軍雖老而善趙然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

老遠不名 眾女妒 羣兒愚古詩二桃殺三士詭假劍如霜眾女妒蛾眉雙花竟春芳 眾口鑠金 三

言成虎鄒陽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疑 臧 范 魏 龍 恭 與 太 子 質 于 卽 卽 謂 魏 王 曰 今 一 人 言 而 成 虎 今 卽 卽 謂 魏 王 曰 今 一 人 言 而 成 虎 今

諛誇二

原采芴 刺讓也晉獻 采葛懼讓 蝸譖國語蝸木蠱 媒孽其 世亂讓 主蠹史護臣在中 胥動以浮動

乃止 極諛言乃止 可畏人之多言 胡得胡得為 背憎背憎 內讒孤突謂申生曰讒 弘多讓

不楚晉 並進讓諛 以速諛官 孔甘孔甘 亂階亂階 護口護口 流言流言 欺言欺言 屏耳目屏耳目

從南方歸載意以投得罪人 去以人毀史記上名羊布至無所上令歸布一篋也 愛以

皆謂言前所載者皆明球文屏 執朴分誇左傳宋築城謂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黜實慰

自危讒者附讒以自危于常叢瓦字 執朴分誇左傳宋築城謂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黜實慰

謀能分 狗囚分誇又韓獻子使速人以狗囚吾以為分誇也 讒說殄行讒言能絕 偽言惑志 緝緝翩翩

文亂誇國 驕人好好 吠犬信信 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 小人在位 讒口鶩鶩 君子退身憂心 悄悄

稍 **建德信說** 唐書曰寶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略在諸帥上或獲其反建德 **唐次辨謗** 桑苑實參數

敢出大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章卓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論卓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 **勿令害之** 唐

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殃毀被放斥至良日我君且不寤者因索集其事為辨論三篇上之 **為無過**

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說毀者害之 **不願知也** 武宗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謗卿者欲知之

乃不願知也 **白璧眾求瑕** 素絲易成汚卓應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 方因蕤藜尚彎弓而未已

言事者攻之不巳 **謝啟** 云云 **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 **巷伯有豺獸之慨** 蘇

公興飄風之刺 洞紀纂 **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謾者謂之盜嫂**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 **傷讒論**

黜辱一 **原食莖豆一在泥塗** 范雎大具請願容使坐須費於堂下置莖 **為祭** 知足 **史** 呂起困辱為祭 **相此癡**

物辱無撓辭 唐書有假驢夫可程戴華陽巾衣鶴覽據案決事視圖罵曰爾何蟲身恃婦家力耶 **圓不對而去**

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物 **敢辱乎** 廷玉曰導公為逆 **唐紀** 蔡廷玉勸朱泚入

朝泄怒縛廷玉辱之 **無撓辭** 泚不忍殺因歲除出之謂曰汝亦悔乎 **廷玉曰** 導公為逆 **唐紀** 蔡廷玉勸朱泚入

黜辱二 **原出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 **盟城下** 城下之盟 **激之** 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請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

大恨乃之 **秦蘇秦** 密使人持金濟窮困 **斬之** 左傳宋南宮長萬為魯獲疾人請之遂殺公 **注** 戲而相愧曰斬

大辱 辱莫 **多辱** 莊子壽 **廷辱** **恥辱** **貽駭省吏** 唐書令狐綯為裝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

一擲堂上 **壓角而坐** 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坦羞之何 **凌辱行周** 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魏高

力為顛 **左右索肩輿** 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與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何 **凌辱行周** 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

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慕容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 **辱行周** 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尿塞口以自新

威虐一 **原播毒** 羅山書播戎毒于遠邇 **注** **俗弊** **政荒** 政暴刑虐 **散** **思館吞膽** **盜跖膾肝** **通鑑** 趙思贍好以酒吞人

石虎裝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 **傳** 首示之 **云** **思館吞膽** **盜跖膾肝** **通鑑** 趙思贍好以酒吞人

無敵 **莊子** 盜跖 **五年徒** **三升艾** 少恩將士越御 **宋嚴** 酷奸行刑誅 **睡** 之間動用軍法時王元謨 **下亦**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 **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 寧飲三升艾不達屈突蓋

威虐二

原糾暴刑罰暴報虐報虐以威注土芥唯戮是聞以塗炭生滅德威依勢威莊國忍人賊

賢樂殺殺人暴內刑也北風刺虐也注衛猛虎於虐殘害殘害於敷虐敷虐於戮不

辜虐戮之剋厥愛威暴政淫刑結怨於人將戕於子謂暴無傷其虐滋甚剝喪元良賊

虐諫輔殺戮無辜亂罰無罪怨毒之氣懨烈之聲虐使其民增用法益刻通鑑張湯趙禹并定

任勢立威又瞿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焚炙忠良剝削孕婦斷脛剖心書剝面鑿眼剝人之面

妖詭一妖詭人所忌國有恐國時有恐以妖詭相驚增狻母鬼金頭王五行志威通

原亂常辨惑速疾納邪人所忌國有恐國時有恐以妖詭相驚增狻母鬼金頭王五行志威通

獻蛇虎導軍鼓吹十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土馬獻祠下列姓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

實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又許季相權給事中夏官郎中辰味虐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

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說拜季相為河北道按察使季相馳至軍斬味虐以開威震北方

妖詭二妖詭亂民之刑周禮八刑亂民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講張為幻講張作詐熒

惑於人言經管妖由人興人無靈焉不自谷將誰執動以浮言而脅動以浮眾寧不惑執左道

以亂政巫蠱假鬼神以疑眾疑眾疑眾殺惑蠱虛詭驚俗變風他能自谷无妄憑虛宜

導國禁俾無世迷崇飾詭言肆行幻術去邪勿疑除惡務本既叶前言則非左道姦之大

者法可逃乎行非正法思豈無邪不得中行寧非左道政先去惑人貴知常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謀則不臧言非無罪辭雖微於捕影罪難遁於麗刑苟於眾而可疑雖非妖而必禁

作偽飾辭勿聽枝葉於人且為無益偽言難信何必微辭聲俗易驚宜所知禁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增妄言惑眾其詐已而捕得詭釋不問於是相家孽叔請妄言碩貞自云遷化為男

開盤頭為卷三十五人部威虐妖詭呪詛叛亂寇賊五

子能役使鬼物轉相榮惑 訖言與兵 又開元末海內無事訖言

咒詛一

原 有損 何益 證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非平口也 國詛 宋國區區有詛有允亂之本也 詛爾 咒我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范文子使卒出疆行出雞犬以

也

咒詛二

原 夫婦皆詛 傳 億兆之詛 見上

叛亂一

原 從凶 聞穢 惠迪吉從逆凶 戎毒 大慙 注戎大也 渠魁 巨猾 賊帥 吠堯 于國 史記夫陌之

叛亂二

原 無君 有無君 不臣 臣而 逸德 天吏逸德 反德 人為亂 倣擾 倣始也 獨爾 文子曰世治則 無育

元 自底 自底不類 禍心 包藏 亂心 天下所惡 不帥 天常 憖聞 王室 剥亂 天下 反易 天

夏有鸞龜商有姓邳周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帥天常 憖聞王室 剥亂天下 反易天

明 侵敗王略 不臣 侵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

變 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劫質 附

原 聚萑蒲 好草竊 傳 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于太叔與兵以攻 名娥 號米 復漢黃中賊亦名娥賊

其道者出五十 蜂螿 鼠狗 鼠狗盜 黃巾 綠林 並賊 增白騎 赭衣 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 無賴 難當 好賊 上將 隋唐高祖英公自言我年十三為無賴賊遂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 唐

駭 雉伏 景苑秦宗耀進破東都圍陝州自關中薄青齊南 原 剪伐汚官 封觀 禮曰臣鏡君子鏡父凡在

汚其官而濬焉有常無故
既於元兇乃封京觀
惟氣吞逆賊
躬詣賊營
仗威用重
刑亂國張翼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言伺諸賊計場珉曰朱將軍何

苑仁會還勝州都督地有風賊依山翻掠行人仁會
發騎捕格處以平之由是賊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
原劫質執大將
劫少子
魏夏依賊計將守因共執與呂布

乎寶誼謂將轉浩刀勒兵管門遂誦傳所叱持劫者曰汝執劫大將復望生那吾愛賊討汝寧以因將軍縱兩
醫里舍元小千十歲獨遊門次有兵三國賊子亦死元乃詣關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子未欲迫之路自願就
呼曰森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繼國賊子亦死元乃詣關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子未欲迫之路自願就

絕述
寇賊二剪伐
要君
劫質附

原攻劫
善寇賊
究注攻
寇攘
書凡人自得罪寇攘奪完殺越
完聚
保聚
感悔
漢書妻肱兄弟
亦

郡中怪劫
白寇殺人曰賊
寇攘
書凡人自得罪寇攘奪完殺越
完聚
保聚
感悔
漢書妻肱兄弟
亦

頭乞還所掠
賊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自新
改行
白頭賊
陶侃擊杜弼聚賊
保聚
感悔
漢書妻肱兄弟
亦

眉賊
薦食上國
傳曰吳為封豕長
探丸長安
漢書尹賞字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讎相與
亦

副劫
壯朱暉志
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劍向前曰財物
還戴封物
載封字平仲遇盜悉被
亦

處追以與之賊曰
狂於姦宄
罔不寇賊
書
鴟義姦宄
致攘矯虔
彊者脅弱
眾者暴寡
在外為

姦人多相掠
毒丹
文選喻
致寇
易且乘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秦論
白波起兵
黃巾餘黨

河西白波谷
黃巢僭號
通鑑黃巢眾數千以應土山芝轉寇可南十五州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獲麥
家語必于賊為單父齊攻魯父老謂曰使民樂於寇皆
赤子盜弄兵
通鑑漢宣帝時湖海對曰

海類不沾聖化
民多饑寒而吏不
剪伐帝壯其志
唐書龐勳反自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

賊避其鋒
諱而進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十得馬千數俘一首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
自記平賊
貞元

州兵剪定
克殄大盜
又李晟因帝至自梁乃以戎服見帝駐馬勞
盡得所亡
國志

所奪萬福領
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固志

觀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固志

觀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固志

觀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固志

觀之盡得所亡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固志

無倦敏曰試君 無遺育 俾書其有顯越不恭則於滅之無遺育無 必自斃 傳多行不 殲渠魁 書殲厥渠魁 耳必能辦賊 誅盈貫 書商罪貫盈 過亂略 以過亂略 取凶殘 山殘 災厥身 以災於 延平人尤 染汚俗成與惟新 情征義和之辭 言延及乎善之人 無使滋蔓 難 無俾易種 詳 乘王怒 行天罰 咎既自貽 罪亦盈貫 棄屍京

觀 懸首藜街 敢逃刑命 肆諸市朝 將出凶於梟鏡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奔漏網 之鯨 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誅於赤族 既包無君之心 難赦不赦之罪 當正無赦之刑 以懲莫大 之罪 庶自及於迷途 難加誅於比屋 宜絕惡於根本 難聽辭於枝葉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

商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子曰 蔽文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 投璧於河 左傳子犯投璧於河文公曰 水 無君 又君子謂宋華 違君 子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以境則利 劫質出母示苞 後漢書趙苞字成來為遼 到為鮮卑寇抄劫載之以擊羣賊即破賊母示苞皆死泣謂葬曰昔策母封侯而王臣食祿雖非私恩毀而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云兩其以勉苞即破賊母示苞皆死泣謂葬曰昔策母封侯而王臣食祿雖非私恩毀而忠節母 孝將何面目立天 使書報形 漢書邳彤字季孫從征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 下遂歐血而死 執忠妻子 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龍聞城內郎眾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 美亦全 執奮妻子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魏茂等攻郡守奮迫急乃執奮 執宿衛臣 漢書趙廣 尹富人歸回為即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 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出戶叩頭廣漢使獄史厚遇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竊盜一 疑枉 費用 捕捉 犇伏 掩藏 附 刑 盜 有 道 殺 無 罪 禮 凡 盜 賊 軍 卿 邑 及 家 人 殺 之 無 罪 注 若 今 無 故 入 家 牽 引 欲 犯 法 者 其 時 格 殺 之 無 罪 憎 主 人 待 暴 客 擊 折 以 待 暴 客 重 門 相 翔 多 有 翔 猶 循 伴 觀 伺 將 為 盜 至 有 相 翔 者 則 誅 之 法 云 相 充 斤 公 行 盜 賊 公 行 增 作 詩 贈 賊 以 信 待 人 士 也 其 豪 首 曰 若 是 李 涉 過 江 口 遇 盜 棄 首 問 盜 首 不 用 劍 詩 久 聞 詩 名 願 題 一 篇 足 矣 涉 贈 一 絕 曰 風 雨 滿 瀟 江 上 村 綠 林 豪 客 夜 知 聞 他 時 不 用 多 迴 避 世 上 于 今 半 是 君 賊 喜 曰 唯 言 也 崇 苑 巨 元 膺 釋 囚 歸 之 而 戒 違 期 曰 曰 吾 以 信 待 人 人 豈 違 我 如 期 而 至 由 是 羣 盜 咸 思 還 避 去 疑 枉 盜 璧 疑 金 楚 相 亡 璧 疑 張 儀 嘗 數 百 不 服 直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乃 拾 之 孔 子 誦 之 陳 重 景 公 同 舍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去 主 疑 重 璧 不 申 說 市 時 還 之 後 歸 者 仲 弓 歸 還 持 綉 類 金 償 之 後 知 非 亡 金 者 大 慙 拾 塵 持 綉 類 回 炊 有 始 其 子 曰 不 能 榮 封 有 盜 其 鄰 人 父 盜 之 賞 用 賞 不 竊 與 定 交 不 拘 操 行 行 與 陸 機 赴 俗 船 裝 甚 盛 揮 其 從 果 大 夫 財 物 其 子 乃 疑 鄰 人 父 盜 之

子掩義隱賊 隱惡 鬼惡 隱器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 竄身 四封詰 李孫謂賊武仲曰我有
好行凶惡 一飯坐過 漢強捕平與與鮑宜女婿許謝俱 庇人取地 傳庇其賊人 摘伏舍隱 李 濟難 長寇 私

匿 獲全 甲非歸死 乙則保奸 惡既相濟 罪亦惟均 入懷之鳥 漏網之鯨 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 季布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於孔氏 窮猿奔林過者則止 走鹿赴陰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 厚誣 薄訴 狗盜 狐疑 瓜李可疑 溜漏難別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賞用取
事注吏奸猜疑 作禍害者任之 盜管仲過盜取二人焉上以 賞盜 左傳却庶其以漆間丘東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
盜 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止吾盜庶其曰盜詰盜對曰以不可詰也季孫曰漢書陳寔字仲弓為
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君貌非惡人未嘗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 遺布一端 魏志王列字彥方有盜牛者
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未嘗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 遺布一端 魏志王列字彥方有盜牛者
方知烈聞遺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劍 請敦理道 無啓倖門 既捨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

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案瑕錄用 補過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
禁 若容已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聞仲弓之誠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
必求才難苟得 踰大防而不禁敵將若何 人之縱欲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

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捉設三科 後漢書虞翻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為上賊誘
今劫掠以 比三輔 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 發主名 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 怒殺盜 王溫舒為

使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 執有罪 執其 延耆老 致寇 定莫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日為供具
捕旬日 募壯士誘賊 出柙之咒 漏網之鯨 比追胥 周禮也胥司捕寇者 把重罪 王溫舒為

雜盜一 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注云劫財物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注云劫財物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注云劫財物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注云劫財物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未曰責東陽之盜使殺散樂也 注云劫財物也 孤裘 駁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駝馬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淳于恭字孟孫家有山田果樹
者恭見恐其懼遂伏草中盜去
光火 盜葱 甲元常從罪 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家盡劫之
告今姓謝歸俄大亡惹允濟名十里 景苑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旁有蛇壺守所時慈因數日第還舍既有盜當
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人告喬伴不聞邑人 刈稻 孫暑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暑
取侵 踰垣 范無敢寇稔踰 登厨 語林曰王母歡娛何愧之有 劉稻 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甚
承曰文王之國與眾共 園瓜 盜者使奴問道偷乃負瓜出知慶除之時與奪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強弩絃 春秋決者曰甲為武庫平盜強弩絃一時與奪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食之飛入月中 與無失同不入 與無鐵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賦直百錢者當坐市 一呼俱殞 雷震有二盜
大車無輓小車無輓何以行之 甲盜武庫兵當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坐市 失布由令尹 布以盜由令
謂弩矢射不中與無失同不入 與無鐵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賦直百錢者當坐市 失布由令尹 布以盜由令
一呼二盜俱殞 百錢當坐上詳 揭賈入司兵 皆有數量贖賈而揭之入於司兵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也尹
人部
雜盜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釋教

釋教一

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國中圖畫形像焉

又曰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具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又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

國有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矣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處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而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遠磨東來武帝惟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遠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 遠史

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靈如潛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晉**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

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

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

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

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

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

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

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

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

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

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

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

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林從地出有八萬四千萬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

金棺柁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萬國與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

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

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慘

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晉**涅槃經云降維

釋教部 釋教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波羅奈即鹿野地之鹿野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

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雜園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眾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濺泥量之不定或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若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龍從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剥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

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

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

里天帝釋化為師子當路躡坐遮嫗姑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眾聖中丕願開

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入師者不殺不盜

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為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

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

釋教三

原慧劍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法 結社 構園 道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 梁劉慧斐字文

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 楚王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鑲贖罪詔報曰

何憊體而贖其罪令還朝廷以助伊蒲饌注桑門之盛饌也 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 度門

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歡珍饈之有事佛精舍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履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起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 觀感流俗 設百法之要 誘引

之德也 達磨觀此 土機繁密 乃曰不立文字 者恐其執文滯相 也直見性 忘心 要覽云 解者定慧

欲無境當忘其心 一念緣空 皆為妄念 見善死 即落諸魔 一念起 諸見性 忘心 要覽云 解者定慧

心隨去若見惡相 種種現前 亦無畏心 但自忘心 同于法界 便得自在 無真如見性 成佛者 皆逐境生心 若

醉裏得真 三取淨戒 同六賊為六神通 不煩經真 如菩提 理明作大智 道上有元日 大覺 聞有善知識 者能回

覺聲聞 覺三乘 覺菩薩 超九劫 消三播 初學記云 始出四門 終起九劫 四門謂在家男 也 又有五覺 眾詩云

于無也 三耀色 一 無量心 不住法 是喜相 忌壞 平等是捨 相與鏡 益是慈 相除 去衰 損是 大懶 偶門 歸

也空二也 觀三也 入暗則無所見 若心不住法 而行布 禪枝 心樹 史信安昌寺碑 禪枝 四番慧生 三明杜子美 遊修 如人

狂象 愛馬 心猿 唐詩 毒龍 擊今 赫然 任象 奔今 沉醉 佛言 除惡 累也 忍草 靈花 心香 意葉 唐詩 草龍

誦得靈花 佛言 應 意樹 心道 花心 蓮吐 輕酸 愛河 慈網 山堂 肆考 佛言 善 覺路 迷川 佛經

金為繩 以界入道 故李白 歸山 寄孟 浩然詩 云 金繩 開覺 路實 枝渡 迷川

釋教四 象法之教 報應之緣 漢書曰 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 出龍過 焉者 山

原五翳 五淨 喻日月 為煙雪 塵霧 天人之主 而祭之 即今 佛像是其 遺法也 後漢書曰 佛道 不以人為 至無生 故得佛也 大雨之潤 慈雲

形所行 善惡者 皆有 報應 故以 責行 善修 道 以 練 精神 練 而不 已 以 至 無 生 故 得 佛 也 大雨之潤 慈雲

之陰 大雨 潤 眾 生 如 來 慈 苦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道濟 真俗 理苞 聖愚 開悟 愚蒙 拯濟 沈

溺 大雲 之教 甘露 之法 離相 王氏 羣苑 如 來 生 于 種種 之 地 所 慈室 法華 經 慈 悲 為 室 彼岸 經 梵

波羅 密 多 此 言 到 彼岸 也 謂 眾 生 輪 法 要 定 塵 錄 云 生 法 要 有 三 戒 定 慧 也 戒 生 定 六通 二 天 耳 三 地 心 四

宿命 五神 三緣 古 神 師 誦 錄 一 為 了 自 己 身 輪 迴 生 死 二 解 脫 傳 燈 錄 云 觀 等 定 界 下 不 見 身 不 見 心 乃

然後 謂 清淨 者 即 清淨 以 觀 空 宗 教 宗 生 皆 為 解 脫 神 妙 獨 立 不 與 物 俱 聲 聞 得 教 謂 之 聲 聞 無

生篇 無 生 篇 釋 典 也 文 選 無 生 觀 山 堂 肆 考 無 生 觀 佛 作 無 生 觀 三 明 六 入 文 選 云 氣 茂 三 明 情 起

慾門 中 尸 道 塗 界 三 曰 貪 慾 門 下 尸 道 人 塗 界 六 道 謂 三 塗 亦 曰 三 惡 三 明 六 入 文 選 云 氣 茂 三 明 情 起

地獄 道 餓 鬼 道 畜 生 道 也 唐 傳 奕 曰 偽 善 三 塗 謬 張 六 道 謂 三 塗 亦 曰 三 惡 三 明 六 入 文 選 云 氣 茂 三 明 情 起

命 明 焉 盡 明 六 入 為 眼 也 色 耳 入 法 聲 鼻 入 香 舌 入 味 身 入 觸 意 入 法 三 明 六 入 文 選 云 氣 茂 三 明 情 起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椀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曠長原例見望迥迥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綠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闍婆鬻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譚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鍊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葦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冰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免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下應滿然後會具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與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往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迥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園法侶咸天園俱消五道縛
去蕩四生冤三循袪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綠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落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鑿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鑿舟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
觀綆慢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圖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笏鳴賓從靜嗽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逞 東齊聽講詩曰庶茲祛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驚岳金牒私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寔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鸞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駕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停鑿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矧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感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韞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輩龍鷄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探翹心蕩十惡遞誠銷五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為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唐武三思

秋日於天中寺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即談空喻棧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惑遣真
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近吟風定治寒光素禪枝暝色蔥願隨方便力長冀釋
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 耿漳詣順公問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柱持後能逃生
死中秋苔經古徑擗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拾生求道有前蹤剗腦剃身

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顯小來兼可隱鉞鋒蚌胎未滿思新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
一樓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誦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開同像寂晝
定為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迺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潮起歸思滿窻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開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幾宿寺詩曰古木山邊寺深松迺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頌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外識周情遠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瓊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空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躍銅錯徒錫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潔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賣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迺開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馬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寘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為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疑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芻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慍祗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菌蕩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栽地闢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牢落榛莽丘墟有聖幸與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兩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猗與上士道場眞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複岫縈樓攢峰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堽歸心翠屨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千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利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簷窈窕有隋荼層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隣爭開淨地競植靈因控險栽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庶
風雲對雷鐸運星衢璫懸月寶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原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具一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實勿起

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窳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

有靡不然味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

紫空雜霧散迎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文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點色並月恥光來一明

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

生 **增**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令慈悲力五色繡令黃金飾澄

氛昏今圓相開湛水月令蓮花臺慈眼睜今犢心迴死別離今生歸來海為田令劫為灰身念念今無窮哉

原銘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狂陽之銅圖藥鑄鐫刻獸鑄蟲聲飛雪裏韻切脣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莫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銘刻藥上雕

鵠聲齊法鼓響逸鳴槌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

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為恭 **增**周度信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含衛之國祗洹之園三明

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抵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維繫鳥

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輟轅河鳴陽峽山嚮蘇門翔禽歌轉流潤

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苦有兩圍原

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揚僕請謝劉昆

增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

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

在茲乎然又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譽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寶憑五行之軌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暇不味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曉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辨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剎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覲爲之雜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漢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
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
廢於己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
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浹金資實相永藉聞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饒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幼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梁元帝

荆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

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鸚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八西土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林之鴈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革之宴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端食證常住者爰訖孔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纒居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况復安居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甦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廩我哉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餓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甦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餼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鶯嶺之鐘鳴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唐王勃

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靈雷驅妙有之功正氣

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閩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彈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榜所存波闊盡江湖之致何必九糾齊鷺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陰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蕩滌滌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司素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

極寂冥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寶職崇周閭當四會之街城巨辨三分之地繇璣錦瀆下浸靈巒玉阜銅陵旁

分絕登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難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為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沒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國削平天纍紫宸及照皇階即敘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鶴歛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功窮望稷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萬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感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久復雷而懷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風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曲岬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闊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他家於縣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載於初髻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論所被白馬盡於馬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嚙冢虔誠樂土慈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龕龕切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磻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礪山杖劍縮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綵丹

絳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鏑直照霄襟楚澤璋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閭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典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感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棟氣百氏升單聃周管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狹潢汗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以迎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岷惜乎祗園
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緞自不宜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己則仁兼且爽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取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閻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彛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恧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愴切視查哀喻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疑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睽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黻黷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塢虎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忤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兩折木蓋鱗間羅散翻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曹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此茂如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劔比比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瞶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哀鳴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書兩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疑神宙表摩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原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遺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秦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改一見禮賔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原序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
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
居亳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並識同苒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翹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鷲人壽殿遷以寸陰之短晷
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
髴與情範金珠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剎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實以合成莫不龍
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
散一事始末表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味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
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辨精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

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唐太宗御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

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還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英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凌遲栖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閣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若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缺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泣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釋教部 釋教 經

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

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熱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沐
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白傳集云

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

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

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

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

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遠摩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經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

中土見而禮之稱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爲胡書寫傳西域沙門皆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

圖故云半字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

天中 清異錄云沙門愛英

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與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與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玄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還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

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侶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

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爲謗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是譽爲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篤閔帝時爲

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訶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般若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冥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

殿前獨宿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經今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

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

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瞻無日雙寶胎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
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
翰墨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崩劣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令
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陀金石刻兮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佛一

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
 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操煉神明乃致無生
 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獨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媾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耳 又曰諸佛法身
 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得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
 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
 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
 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
 不燒覆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翻譯大論云秦言知者漢言覺也僧
 聲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元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
 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爲無非無而不可爲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
 所以名故強謂之覺 又云夫佛垂化也道濟百靈法傳世也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
 大將由滅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爲德三乘賢聖既肅爾以歸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衛 廣弘明
 篇曰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名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
 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
 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杖而偉瑞徵白首而效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

天中

佛二

增周書異記曰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
過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鑄石記之埋於南
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原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佛地論
曰姓釋迦號牟尼佛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 **增**元妙內篇曰老子入關之西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淨妙口中
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下天上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
是佛教興焉 周書異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摩耶氏夢天降金人遂有孕於四月
八日太子生於右脇名悉達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証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世尊於熙連河說
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弟子大迦葉為第一世祖行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為釋迦牟尼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其高千仞居無何謁王同
遊王執化人祛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精喪既寤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與王神遊耳形奚動哉 本行
經曰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
即佛第二小字也 **原**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
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探述其教為十
二部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
於中夏 **增**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之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梁書曰武帝大弘佛教
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眾經乃於宮內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講法義普通

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以為至德所感太平御覽釋氏書曰自釋迦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中有馬鳴龍樹以至

善提達磨為西天二十八祖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迦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

加七祖婆須密八祖佛陀難是九祖伏馱密多十祖脇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羅十

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菩十六祖羅候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迦那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

闍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那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二十八祖善提達磨又曰梁武普通元年達磨來自西土為初祖以至

慧能為六祖而衣鉢絕矣昔達磨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

年衣止不傳遂說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初祖達磨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

菩提多羅二祖慧能大祖禪師姓盧名神光三祖僧璨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五祖弘忍大滿

禪師姓周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禪宗六祖問答曰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二

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三祖一罪身寬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隻虎威雄鎮十方聲光動

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圍標鏡智且要壯家風六祖一張碓踏著闍拔子方知有與無唐書曰憲宗迎鳳翔法

門寺佛骨至京韓愈疏諫遂貶之

佛三

斷言法華經曰如來生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慈室慧門法華經曰慈悲為室和柔忍

龍步鸞音佛名經曰龍步佛金乘珠藏佛名經曰金乘佛日月燈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寶洲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珠藏佛名經曰珠藏旃檀佛佛名經曰旃檀佛露山金海佛名經曰金海

曰佛前 琉璃咽 珊瑚舌 三味煙曰咽如琉璃筒 珠澤毛 金花面 織垢施女經曰賢者阿難以偶

家珠火 修道金花 漢帝夢 何充佞 所施遺時相怡及弟晏奉天師道而克與沙門摩崇釋氏謝萬石親友贊之無

面光何 當現足 化身世尊入鐵涅繁一佛迦葉有僧問風穴曰如懸龍佛座詩把菊坐 佛臺 詩子花沒梵輪

化身於馬 即者見美婦賣米遂求為婦歸曰適體有僧問風穴曰如懸龍佛座詩把菊坐 佛臺 詩子花沒梵輪

見未幾而死 忽有僧來云此菩薩也以錫杖挑骨凌空而去 如懸龍佛座詩把菊坐 佛臺 詩子花沒梵輪

也 藝文效彼 毘城建 恒沙 法界 山堂津 考法 沙佛 慧日 下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舍 毘城佛 毘城建 恒沙 法界 山堂津 考法 沙佛 慧日 下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驪 出百寶光 山堂津 考法 沙佛 慧日 下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山 傳寒暑 達於南海 實梁普通元年也 武帝論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當往震旦設法樂師遂泛重源凡三

此但小果有漏之因 師議論非蜂就實師有心救加毒藥止於萬山少林寺單僻九年人莫不復完時誕生

律師流支三歲每與師議論非蜂就實師有心救加毒藥止於萬山少林寺單僻九年人莫不復完時誕生

人曰將欲受果何滯子為震旦耶翼日頭痛初名刺其師欲治之空山堂津考法沙佛慧日下詳釋教四梵輪福舍唐詩花沒梵輪

斷臂 息緣 山堂津 考法 沙佛 慧日 下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羣品遂潛取利刀 斷左臂於前 師知起念不起也 心如印 塔裝傳之 入道二祖慧八萬初時將平生所積舉似達磨

象森羅皆是外緣 內心無礙 謂念不起也 心如印 塔裝傳之 入道二祖慧八萬初時將平生所積舉似達磨

二祖從此皆息 諸緣心如枯木 忽然大省也 心如印 塔裝傳之 入道二祖慧八萬初時將平生所積舉似達磨

師曰汝化性海得否 曰我木當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 三戒遺長老尊當受如迦毘摩羅化此地上海通第一

千俱來剝度 師乃付法 益十三祖 毘羅羅入地皆依建立 三戒遺長老尊當受如迦毘摩羅化此地上海通第一

利子 法喜妻 喻以藏之龍樹心經曰舍利子亦云舍利佛稱其母此子言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

母而立名 或云舍利鳥則此父母妻于春屬是誰答曰舍利子亦云舍利佛稱其母此子言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

山堂津 考法 沙佛 慧日 下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喜 東坡詩曰雖無孔方兄 幸有法喜妻 般若臺 兜率宮 舍衛城 妙喜國 鉢舍利 佛言 國名 極樂界 大願

妙喜 佛言 國名 極樂界 大願

船 佛言 國名 極樂界 大願

二首一身即迦陵頻伽鳥也
唐詩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輝
摩尼珠 隨坐衣 佛珠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垢汚也故唐詩
那此云隨坐衣 貝葉經 蓮花偈 唐詩貝葉經之手自書西域佛經多
戒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較文字不雜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
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佛四
原覺悟羣生 後漢書曰浮屠者佛圖也西域天竺有 化通萬物 又曰佛身長丈六尺黃金色環現日月光變
生 有大威德 力也 專務清淨 後漢書曰佛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
容佛像銘 頰如師子 皮不受塵 身有日光 詳 蓮花承步 旃檀作像 僧一阿舍經優填王教國出巧匠會
種好類如師子皮不受塵 身有日光 詳 蓮花承步 旃檀作像 僧一阿舍經優填王教國出巧匠會
水手足皆鈎鏤毛悉向上 依 瞻仰 道成周初 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注河即張騫所到之處 法流後漢 道自後漢明帝始東流
自道稍廣 教起西方 化流中夏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下榻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夏 相好
光明 神通變化 紫金之像 白毫之光 莊嚴具足 變化無常 發菩提之心 展供養之具 自相

不常隨求而變 神周無朕應念而生 梵唄 梵語明者華言止斷外事蓋讚詠之聲也清而不濁雄而不
昔曹子建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良久乃 法供 山堂律考佛供養 七燈 藝文輪
佛燈 三車 傳燈錄佛有三車謂 七能 傳燈錄謂神謂元圭禪師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帝
東天行而西天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換上帝
法智而不能戒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德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提謂
亦謂無期眾生界本無增減 八解 山空肆考八解沙門浴池名佛言英妙八解心 莊嚴相 言佛像之
方便門 方便門佛教也藝文 香積飯 維摩居士遺八苦隨往眾香積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飲 伊蒲
解詳釋 方便門示真實相 香積飯 維摩居士遺八苦隨往眾香積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飲 伊蒲
有文字言語是真 七聖財 報恩經猛火燒世間財惡口舌皆摩身之芥也七聖財謂一見更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世火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遙源滌波 也 遙源滌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上徽

妙之奇昇智慧之殿
言佛道之至妙也

佛五

原詩齊王融訶詰四大門詩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與居愛習總總子求營營爾給匪德曰歸唯歎
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元墟何泣 又在家男女惡門詩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唯居必徙豈曰
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天教斯類及習情遷命符三牖生借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又大慚愧門詩曰
蘭室改蓬心旌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素豈常皓曲軸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勅中道崇漢
乃王臣大楚言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非虛造 又努力門詩曰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為精誠必
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疑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墮何不努力出憂危勝隋法
鼓繁且擊智師道眾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又迴向門詩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
生非一情驅車策馬殉世業市文鬻義炫虛名三墨紛糾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并吉凶拘忌及數術取與離
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盼彼流水趣東瀛 唐李白舍利佛詩曰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蠶吹 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詩曰石壁開金
像香山繞鐵圍下僧彌日見回向一心歸松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邊談柄泉
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明高啟寓天界寺詩曰雨過帝城頭香疑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
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客旅迹不覺夕淹留

原讀梁沈約千佛讚曰道有借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達既
過已滅未來無象一刹靡停三念齊想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修焉如響棲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
佛跡同轉車或游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願力密跡弘道數
終乃陟普觀來運永傳今識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讚曰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
衛善千祥護法眇眇三思悠悠萬劫永固尋器長隆寶葉

原頌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

顏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釋唐張文成滄州弓高縣實性寺什迦像碑頌**曰大虛混沌寂寥沉默二儀既判

三才允植地缺東南天傾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寒月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竟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

而益不減不生無聲無色曙魄指掌乾坤胸臆聖人立教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銷滅五苦削平六賊

水號連河山名檀特六度斯闡三明在即牛口西來馬鳴東陟玉偈光啟金言允克碣石燕郊平原趙國雀臺

西指蜃樓東逼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合兆龜書應墨綺綴星浮金鋪電絕地神獻果天廚送食八會雲平

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通智力飛簷振羽虹梁重翼閣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塔旋天橋縱匿封外塵黃星間

暈黑爰憑淨居剪荆棘雁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玉版鐫名記德臨雁塔之塔基對蜂臺之閭域窮逸思於

圖篆放神功於鐫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令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原銘梁沈約釋迦文佛像銘曰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

九劫眇求靈性曠追元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

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

尊儀憂焉誰覩 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為面青蓮在眸 又彌陀佛像銘曰玉

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彼沈漠 又惟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巍巍滿月永彼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

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

月面悉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齒 梁安寺釋迦文

佛像銘曰帝為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

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於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

噴 北齊邢子才文襄皇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

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鑄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曜映被無邊靈應胎蟹感發大千鍾福旒續其

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妙覺標志上元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釋周庾信秦州**

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曰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

開蓋頌名 卷三十七 釋教部 佛

戴垂疏山穿龕架嶺亂紛星漢迴旋光影舞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開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文塵石林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長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原碑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威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况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知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林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纒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由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刀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竟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纔譬曰無得稱其道况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取其無智龍樹蓋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刹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閭外以救毘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為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社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河遠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劉勰剌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元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况種智圓照等覺偏知揚萬化於大千攝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婆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舂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仙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椎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樓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躡躅而忘歸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

尼佛金銅瑞像碑曰蓋聞發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取泊矣無繫修焉似存潛輝匿端而迹涵三界藏識掩智帛行該萬法辨存於希夷之表機動於忽恍之中談其空則不盡有為索其朕則復歸無物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真乘寂住抱一湛然同天等人寧累於我淨見病示慘未虧於常樂故能蒙塵於八邦之路舍垢於五濁之津撫神機而獨化攜弱喪而同歸大悲所薰其利博矣元德所被可勝言哉及道隨盈虛教遷正像猶囑累於句偈尚隄防於修習是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弘供養之事八甲儻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於兜率慧日傍臨於震旦魯人將聖神契聞托於西方漢主聖明靈儀夜飛於東國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歎皇帝以六龍乘時三獸演法窺道品於掌握接聖期於巨暮彈壓海際彌綸沙境赤縣為休祥之宅蒼生沐仁壽之賜瑤函玉檢蒼宇宙之隆平寶網珠幢迎天人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固已合上帝之元德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契踰繩而已哉乃發願造什迦牟尼佛尊像一軀大菩薩弟子神王各二身方撤東山之府且模西竺之容皇嘉適誠用錫休命制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琢磨鎔範之資盡令官給於是乎百工獻技九枚輸琛瑞雀棲鑪仙人煉火觀秘影於龍窟得真形於鷲山三輪千輻之偉安七滿八圓之珠相青毛紺髮連目眸容珠纓大士登護法之筵金杵神王夾降魔之座馨崑岑之瑤碧窮蜀道之丹青黼績周施莊嚴具足靈儀始畢寶飾纔終着宇之間忽呈異彩圓同植薜炯若懸珠神變無象真釜隱乎密微感通有途妙契存乎咫尺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何以發金鞍之殊社玉毫之秘相者哉 岑勛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偈曰佛有妙法比象蓮花圓頓深入海靜無瑕惠通法界福利恒沙真其寶所俱乘大車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輪奐斯崇為章靜域真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存臻靈感歸於帝力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枕還懼真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大海吞流崇山納壞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如見法為無上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胎染生死迷穀斷常起縛空色自謬蒼葛現前餘香何嗅彤彤法宇繫我向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托本願同歸

菩薩一

度世經曰菩薩著法冠幘道印綬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曰藥王藥上身長千二百由旬隨應衆生或十八丈或八尺紫金色虛空藏經曰普賢菩薩身無量無邊百千之色五十種光虛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頂上如意珠作紫金色無涯際持法門經曰勝怨菩薩在虛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兩金色之花沈水香赤真珠蓋紺琉璃蓋珊瑚蓋大方等大集經曰不空菩薩以三昧力其地平正猶如手掌多羅樹八道間錯羅布其中金多羅樹白銀葉花銀樹琉璃葉花頗黎樹馬腦葉花馬腦樹車渠葉花車渠樹真珠葉花赤真珠樹黃金葉花精進度無極經曰菩薩為魚王漁人以網捕羣魚則首倒植泥中柱尾舉繩衆魚得活六度集經曰菩薩為鸚鵡王徒衆三十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銜衡以為車乘王集其上飛止遊戲大智度論曰菩薩為迦頻闍羅鳥與大象獼猴友共在鉢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為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次應為長獼猴言曾躡地手過樹頭我應為長鳥言我於鉢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象復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即時大象背負獼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九色鹿經曰菩薩為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僧伽羅利經曰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墜落及鳥未能飛終不捨去

菩薩二

大藏經曰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十月滿足四月八日夫人將諸綵女遊毘尼園攀無憂樹於是樹下忽出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化從夫人右脇而生墮彼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維摩詰經曰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具入不二法門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神性聰敏形貌甚陋至鄴佛圖澄見而異之因事澄為師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銜辨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峇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

遠勝非常道士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敏孝武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踰邁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以太元十年卒羅釋在西域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 又曰竺法護本姓支氏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世居燉煌死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之爲燉煌菩薩也 續元怪記云昔延州有婦人白哲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跌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鑠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爾請衆開墓視之適身之骨鉤結皆如鑠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菩薩三

原夢枕 飛鉢 便樓頻羅經曰昔有童子修悟世間化作女形生長者家其母夢琉璃枕有寶六度集經曰菩薩爲鷄王 樓頻羅經曰有獅子眼王 寶手菩薩手中出無量花香環 四不得經曰菩薩心地如此 日城 星劫造天地經曰祭河婁國土人無有日月之 手花 心地 蓮空 如意珠 無量花 上詳菩薩一 下詳手花注 象猴友 鸚鵡王 俱詳菩薩一 鵝王 獅子

菩薩四

原三順 菩薩內戒經曰 菩薩當如三順 四普 迦葉經曰菩薩有四種畢定普 八方 寶女經曰舍利佛普 七品 樓皮經曰有 天子按樹 帝釋聽經 又曰菩薩降神母胎 天帝釋梵成來聽經 雨金色花 覆琉璃雲 俱詳菩薩一 骨如金鎖 薩二 衆香鉢 詳佛四 角如白雪 詳菩薩一

菩薩五

原讚 東晉釋慧遠曇無竭菩薩讚曰疊疊大匠道元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宋傅亮文殊師利菩薩讚曰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業化遊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頤尊達天人 又彌勒菩薩讚曰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電率按轡候時騎騎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旦屬想靈期

增銘唐元黃之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銘曰元氣浩浩大匠存存鏈鏘精粹折托乾坤四生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一巍哉世雄應期來現妙矣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邇恒沙法遍二空林寂寂虛室閒閒文殊奄至波旬遽還拔毛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三智惠無邊威靈具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陰幽途炳燭四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續事尚矣靈儀在焉神光夕照瑞相朝圓施如電掣皎若星懸五我皇垂拱誕膺寶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事以和物無不利六天陰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壘稱都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七瞻彼邦邑媿茲寮寀化偃一同聲馳四海冰玉常瑩松筠不改迺曠道場肅焉如在八薄遊淨域永念昆耶香如致飯衣似持花嘖容示疾啟菑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九杳杳三界茫茫九有瞻仰眸容思惟受手式刊真石龕圖不朽盛列鴻名天長地久

僧一

原增一阿舍經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尊勝經名為苾芻諸經名比丘 漢明帝內傳曰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 高僧傳曰僧會吳地僧之始也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舍經曰沙門皆草蓐為林 四分律曰沙門以世俗法教 白衣正法念經曰沙門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長阿舍經曰凡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又曰沙門不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 **增**善覺要覽云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息惡行慈也 潛確類書晉道安禪師受具戒於佛圖澄以師莫過佛宜稱釋氏後增一阿舍經云四姓出家但言釋子無復本姓故云四河入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名釋氏云 要覽云乞士謂上於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又云瓶沙王呼佛弟子為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名義古師云苾芻西天草名有五德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粗獷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綿不絕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眾所聞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以名僧 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葉和尚讚云海英岳靈誕彼開士謂開眾生信心也 李白詩衡岳有闡士五峰秀真骨

闍士開士皆僧之稱也。潛確類書住者安心覺海永息攀緣持者任持萬行無漏無失。翻譯云沙門或云桑門。釋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出家絕精洗欲而歸於無爲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瑞應經云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謂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善覺要覽云梵語云僧迦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一人亦稱軍也。翻譯云或和闐傳云和尚梵本正名郭波遮迦傳至于闐翻爲和尚傳到此土什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名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又云或阿祇利寄歸傳云梵語阿遮黎耶唐言軌範今稱闍黎訛畧菩提資糧論云阿遮黎夜隋言正行南山鈔云能糾正弟子行故也。善住意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嗔恚愚癡也。釋氏要覽云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又云梵語浮圖此言唐言聚相梵語僧迦此言衆僧梵語拈提此言方僧梵語沙門此言動息梵語闍黎此言軌範梵語泥黎此言喜樂梵語泥黎迦此言無雲處梵語迦陀此言諷誦梵語毘尼此言律法梵語般若此言智慧梵語涅槃此言無爲又言滅度又言常樂梵語阿毘曇此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經梵語優婆塞此言清信士又言僧又言德士梵語優婆夷此言清信女又言尼梵語須菩提此言長老梵語迦羅此言袈裟又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又名離塵服梵語耶婆斯迦此言尼梵語式又摩那此言學法女即今有髮尼也。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唐會要云天寶六載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給牒自唐明皇始也。唐食貨志云肅宗鳳翔間鄭叔清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則空名度牒自唐肅宗始也。事物紀原云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爲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唐大曆中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賜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弘明集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加忠信侯封安國公。唐武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僧二

事物紀原曰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天竺訪僧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中國有僧之始也。史畧曰明帝聽陽

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人爲僧之始也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

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

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

誦千偈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

乘爲化諸學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敢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儀苻

堅聞之乃遣呂光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涼州聞苻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

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於草堂寺下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與呂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通鑑晉成帝紀曰趙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預言

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請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

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 高僧傳曰帛尸黎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

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

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隨旣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

爲樹刹冢後有闢右沙門來遊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梁書曰沙門

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疑徒跣語

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鐮屬拄杖負之好爲懺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二年卒

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

歡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迦監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

預觀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時人莫解其義

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梁書云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名應死囚二十輩各

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戒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諱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

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陛下力猛心堅必破死生 唐高僧傳曰三藏法

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普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
之文警靈嶺之秘皆研機觀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
億衆十八國王獻瓊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詔名德僧靈潤等
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
十八國 唐書曰李翱爲湖州刺史問惟儼禪師如何是道師云雲在天水在餅 酉陽南部談賓錄曰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
千林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餅 酉陽南部談賓錄曰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
兄成遠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急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
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號萬回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
龕題柱曰菩薩萬回謫向闕鄉地教化矣奘師馳驛至闕鄉問此有萬回師無令呼之萬回至奘師禮之施三
衣餅鉢而去 宋高僧傳曰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
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餅
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遇之甚厚常呼爲得得和尚 明泳化類編曰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
至正甲辰至燕受灌頂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名見稱旨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
許詣蔣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天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
年復還蔣山賜金環茵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篇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
蓋規之也死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屋之 又曰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削髮爲僧初髡
甚長後爲僧而髡如故所與遊皆名士胸次清灑溢爲詩章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
文嗟賞久之因蜀王與復善講論著作以故得達太祖一日名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聽汝然
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名見賜之饌既罷復上詩稱謝詩云祇
圍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金篋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醍醐出上方稠
疊盪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反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

德則雖欲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殺之初復被徵其師訖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煩
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漿復不聽及臨刑而悔因道訖語上聞逮訖至將殺之訖曰此故偈臣偶言非有他也上
問訖何出訖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檢視果然乃釋之 又曰宗泐浙江台州人應天府志稱泐季潭是也性頗
聰慧凡經書一目輒能誦尤博涉古今善屬文住持京師天界寺太祖嘗幸寺見泐動止異常因令其蓄疑欲

官之泐固辭尋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雷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皇后將
就葬汝其宜為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啟輻詔賜

泐白金百兩有金室集行於世 又曰金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遊峨眉山
絕粒啖柏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泛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跌坐如故比歸即州治西草堂靜息焉太祖渡江

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
道可尋宣州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跌坐太祖仗劍就前問姓名不對因按劍視

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
所授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真帝王之居遂定鼎焉 又曰永隆蘇州人異僧也時洪武二十

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冒請者遂至三千餘人上怒命錦衣衛悉戮之隆上言願焚身代諸僧請死詔許之勅
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遂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於其

上謂中官曰煩奏陛下遇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遂乘炬自焚體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上中官復命太
祖乃有眾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下於天禧寺禱雨至夜果大霑上曰此真永隆雨也御製落魄僧傳以弔

之

僧三

六法 五門 成實論曰如說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風吹散 拘鄰 平叔 增一阿含經曰將養聖衆不失

傳曰虛山隱士劉遺民見僧擊鼓 離日 彌天 增一阿含經曰坐禪入定心不錯 鵬者 鷹俊 增一阿含
若無智論曰不意方今復有平叔 離日 彌天 增一阿含經曰坐禪入定心不錯 鵬者 鷹俊 增一阿含
辨了而無疑滯又能造獨滿歎如來德即謂鳴者舍比丘 高 松柏 梧桐 睿如何答曰實衛衛之松柏

無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寒灰死火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迴永斷但學休心如鏡如愚似鐵推始得山中老宿東坡詩云山中老宿依竿頭進步進步博燈錄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五

原詩宋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隋江總經始興

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曰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杖亂山長絕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見投雲狀空流折柱心

唐韋應物詣西山深師詩曰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開

埽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 沈佺期九真山靜居寺謁無礙上人詩曰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

山下即伽藍小澗香為剎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鶴乳窺講白猿叅藤愛雲間躡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掛

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

嵐 劉禹錫謁枉山會禪師詩曰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

塞勉修貴及早狃健不知退錙鉢揚芬馨尋尺招瑕類淹留郢南都摧頽羽翰碎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沈痾吾

師得真如寄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翬飛輩瞳瞳揭智燭照使出昏昧靜見元關啟歆然初心會夙尚一

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也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

未卜何年戴 孟郊夏日謁智遠禪師詩曰吾師當幾祖說法雲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

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鉢盛毒龍抖擻塵埃衣謁師見真宗何必千萬切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為日一堂

十月風不得為弟子名姓掛儒官 杜甫謁真諦寺禪師詩曰蘭若山高處煙霞障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

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向前峰 王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龍鍾一老翁

徐步謁禪官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天地風 裴迪夏日過青

龍寺謁標禪師詩曰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

適清涼何所求 李端夜投豐德寺謁海上人詩曰半夜中峰有磬聲偶尋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

界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 陸龜蒙寒夜同裴

美訪北禪院寂上人詩曰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
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奉和訪寂上人詩曰院寒青靄正沉
沉霜枝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經不廢吟何事欲舉塵外
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僧貫休逢詩僧曰禪元無可示詩妙有何評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難求方至理
不朽始爲名珍重重相見忘機話此情 白居易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詩曰紫衫朝士白髯翁與俗乖疎
與道通官秋三迴分洛下文遊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
北窗風 宋黃公度和泉上人詩曰芒鞋踏遍萬山松得得歸來丈室中破衲一身若懸磬清談對客似撞鐘
名家要看驚人舉覓句何須效我窮春兩地爐分半坐便疑身住古禪叢 陸遊宿東林寺詩曰看盡江湖千
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招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猶記昔相逢虛窗熟聽誰
驚覺野碓無人夜自春 元郭奎留水雲寺貽李潭上人詩曰好山吾所慕今日水西遊花雨千峰暝松風六
月秋龍爲人聽法僧共鹿尋幽如此林泉樂崇名安足求 黃鎮成寄雷隱上人詩曰最憶高人住翠微萬巖
千岫雪消時林階月在行香早石屋雲多出定遲栖樹有僧留聽法看泉無客和題詩松關不鎖容相叩定覓
春山食紫芝 白雲上人重遊淨慈憶沆禪師詩曰慧日峰前閣重來百感增空存黃面老不見白頭僧道偈
書猶在埋銘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僧善住寄巖栖翁詩曰霜髭碧眼老頭陀陋巷曾經幾度過
連月不來城裏住只緣城外好山多 明高啟送思上人詩曰名林雖盡廢南去只隨綠野飯晨留鉢城鐘夜
到船虎馴應畏法鳥喚不驚禪他日期相見高峰舊塔前 童珮觀音巖贈僧詩曰問道祝融東相逢是遠公
林間孤殿破石下半潭空雲影戀苔綠山光借樹紅翻經對靈鷲日日鳥聲中

詔後魏孝文帝立僧尼制詔曰門下疑覺澄冲事超俗外揣摸覺蹟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
表真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擣花固憑尸波自象教東流千齡以半秦漢俗華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
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闡元奧先朝之日嘗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
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俗習須元白一同更釐厥衷 宋孝武帝沙

汰沙門詔曰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連數加頃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其條格速施行

原碑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聲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闢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觀之如觀日月至乃青年宿望蓄思構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冰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且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字山椒疏璣幽岫蓄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寶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元掖庭為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辨才無闕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祗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窗承翠嶺須枕煙露擊持光景 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勳有愴徂暉松廳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王僧孺栖元寺雲法師碑曰眇眇大家茫茫真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歎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綯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元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羸衣惡糞厚安薄城意蓋湫寄心寥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師碑曰自修禪遠谷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姜原所履天步可以為儔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

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愛道樂大不臣魏祖優賢揚吏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
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異蒼鷲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
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銘曰來儀
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慙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
香踰薜蘿噉噉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
自真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江總明慶寺南禪師碑銘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
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
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
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朝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層層
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鷲靈籥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
莫繫悠然 唐獨孤及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銘曰茫茫五濁愛習如積何以爲師尸羅之戒卓爾立
志於焉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穎脫諸有獄視二界上德不器大言無方遺言之文亦知其方發彼蒙求啟
迪思量我皆令發直心道場奈何法船今也則亡適來豈時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平不熱飛鳥無跡發雷罷
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爲祕印 又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曰人之靜也性與
生皆植知誘於外率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駢貪怒爲刀爲賊生死有涯綠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
門即妄了真以正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二禪師應期弘宣世
溷法戒獨以道全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旣棄世將三十
紀妙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不壞 劉軻栖霞
寺故大德玘律師碑文曰有晉世家地高琅邪產栖霞今宿植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今結鞅纏蓋惠刃中淨
誰何對兮璞琢金鑿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今攝深佳高以遊以遨鏗蒲牢兮梵行
旣立新傳火襲光炭爰兮 權德輿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銘曰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爲

代導師頻若琉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卽心是佛卽色是空師之通今無來無去無縛無解師之化
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匝示塵劫兮 呂溫南嶽彌陀寺承遠和高碑銘曰浩浩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
爲先能明大教非師有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之南嶽代習識虛受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
未搖本靜行苦神泰雲跡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
晨晡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爐煙如在塔樹忽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白居易撫州景雲寺故律大
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曰佛滅度後蘆蔔香裏醍醐誰返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葛
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瞻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昇堂者思入室者悲爐峰
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眞實辭書於塔碑 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銘曰至人之
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
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瘡聲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
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
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受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盧簡求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銘
曰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
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卽是處醫病未除徒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繫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
言一一眞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墓誌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曰峰頽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
鑿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詡辯才可匹妙德難
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誌銘曰電逝生危舟沈道滅石拆去儒星開頌哲是白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
英賢鳳上善渡愛河能蹇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又甘露寺敬脫法師墓誌銘曰
岌岌綠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閒構燈王布席辯河
流水辭峰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 又湘官寺智簡法師墓誌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暉五塵夙離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騁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時傾蓋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菓水之陽掩此方墳愍哉泉下鬱鬱翠微遼遠平野新盡火滅歸真息假 又淨居寺法昂墓誌銘曰篠蕩含聳蘭蓀表質甘露已覺智泉斯溢頓嚮中衢息棹修渚陳瀉白駒藤綠鼠同志酸傷交朋哀楚 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曰綠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實惟上德爲龍爲光疑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悲 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名寶誌其生綠桑梓莫能知之香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朱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卽化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殞葬資須亭豐供厚望方墳而殞涕瞻白帳而耐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荷歎大士權迹帝京緒冒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冥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頓心寂外荒內辯親往測來親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結因謝弗授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唐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墓誌銘曰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普如乳毒毒去味正天師得之斯爲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親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瀟戶

戒律一

法華經曰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教戒經曰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

香色 傳燈錄曰律師持戒自縛 白居易曰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轉 又曰恩愛捨骨肉飲食斷腥膻

柳宗元文曰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 又曰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取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

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又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故
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戒律二

維摩經曰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
習盡者花不著身 神僧傳曰天竺菩提達磨梁武帝普通元年汎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
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馬祖姓馬名道一
得法於南岳懷讓禪師懷讓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靛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靛
豈得成鏡讓曰磨靛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苦學坐禪禪非坐悟若
學成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餛飩因此大悟山堂肆考

戒律三

原十誦 五戒高僧傳云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爾實人專精十誦律部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關先是律藏未
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弘始七年達闐中蘆山釋慧遠聞支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遺書通好流支
乃與羅什共譯十誦都畢 弘始七年達闐中蘆山釋慧遠聞支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遺書通好流支
長天秋月 水上青蓮李白詩戒得長天秋月
心如水上青蓮色 三衣法 一鉢歌湯顯祖詩寒守三衣
飢傳一鉢歌

戒律四

原六度 定智慧以法能度死生故云六度 戒毘尼別戒名為毘尼藏 忍又云色聲香味觸法忍忿 精進又云色聲香味觸法忍忿 禪又云色聲香味觸法忍忿 般若又云色聲香味觸法忍忿
持聖 九部各三部 戒珠詳釋 法寶 毘尼毘尼別戒名為毘尼藏 小乘戒律也 律儀 法要 僧律 國章

以法求道

用刑修心 精進勤苦 護持威儀 未及超於解脫 且當攝其威儀 全護珠之念雖在

修行 得捨筏之心 豈宜執著 飛蚊破面 脇不至席 閑邪以律 謝運作 守律護戒 張燕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斗盆燒香

特新日月 特地乾坤 百柄棹後來大悟曰斬新月持地乾坤 閑邪以律 謝運作 守律護戒 張燕

非獨心長淨衣無一點塵 監詩

戒律五

原詩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帝辰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途同義路分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真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柱恒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重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 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沈寥秋氣真樞落寒林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為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唐** 僧皎然送志弘沙彌赴上元受戒詩曰不肯資章甫勝衣被木蘭今隨秣陵信欲及蔡州壇野寺鐘聲遠春山戒足寒歸來次第學應見後心難

禪定一

傳燈錄云禪有深淺階級殊等粘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宗密禪

禪定二

傳燈錄云唐中宗道內侍薛簡迎六祖簡問曰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爾言是小乘簡曰請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凡愚不滅聖賢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謂之曰道 又曰智隍禪師問六祖以何為禪定元策祖曰我師示我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出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又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也然惟戒而後能定定而後能慧亦惟慧而後能戒其作用則一耳

禪定三

原 不二 歸一 萬法歸一乘 起岸 入地 初地入於二地 決定經云不捨 法眼 妙心 佛未涅槃時每告弟付與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止觀** 定慧 荆溪祖師答故左溪尊者某於時昔之夜夢被僧服腋披兩輪 **釋教部 戒律 禪定**

以開後人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若止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止觀之橫
周金陵語錄云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止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止觀之橫
佛 燕子 桃花 鮮桃 花燕子 自能禪
消老人不聞不見伊仗何有窮
吾不聞不見無盡 下詳經一

禪定四

第一 一珠禪學 廣語曰有僧辯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 一指頭禪 俱眠和尚問天龍舉一指示
禪歸宗云或這裡有一味禪為甚不學 然頓悟說一指頭禪 正覺 利

根 八戒 四禪 入定 安禪 歸空 離相 悟法 斷言 捨筏 忘筌 次第之禪 真如之理

如悟三空 終超十地 定慧齊修 身心無著 有漏之身 無生之理 無我之真相 有緣之勝果

乘不退之輪 證無生之觀 解法藏之絨膝 啟禪關之扁鑰 禪亂以定 謝靈運 身縛禪寂 杜荀 光

明徧照 智見獨存 苦海莫能漂 切火不能焚 白樂天 久披山衲壞 孤坐石牀寒 文苑 靜故了羣

動 空故納萬境 東坡詩

禪定五

原序 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唐張喬贈仰山禪師歸曹溪詩曰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元理千峰遠定身異花天上墮靈草

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具 宋王鑑芳庭植上人詩曰苔侵坐處石頭青滿屋春雲不用扇入定醒來

香印冷一簾花雨濕殘經 釋淨端寄懷勒潭山月禪師詩曰聞道安禪處松蘿香隔溪清棧定中終幽鳥坐

邊栖雲影朝暎別山峰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元張憲寄中山隱講師詩曰問訊山中隱中山第

幾重風廊巡夜虎雲鉢聽經龍流水千溪月寒若一樹松無因淨渣滓來共上堂鐘 白雲上人宿睦州祖師

庵詩曰庵依兜率寺山憩俗心仄竹密暑不到窗虛風自來山昏飛鶴下磬斷定僧回拂拭殘碑看年深厚綠苔